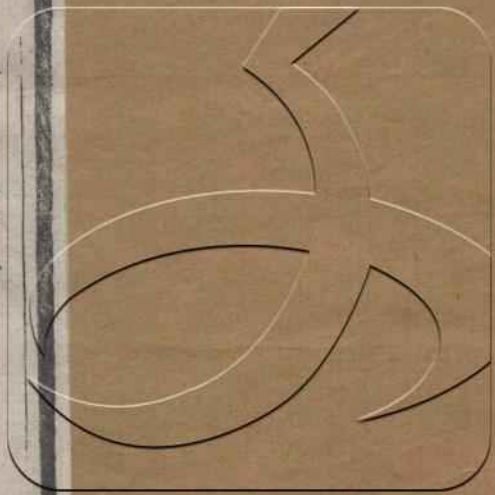




國朝文錄

2245  
-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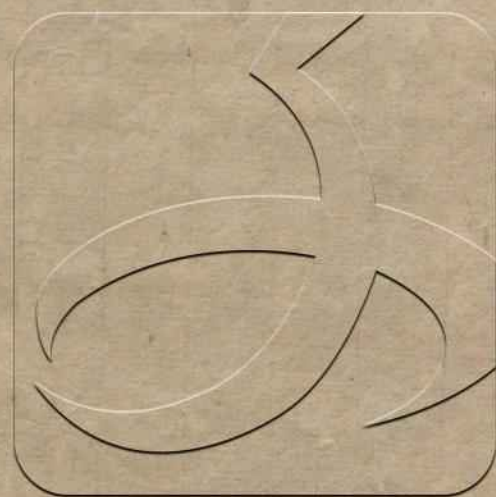
國朝文錄卷之二十二

序跋類十

大學古本通解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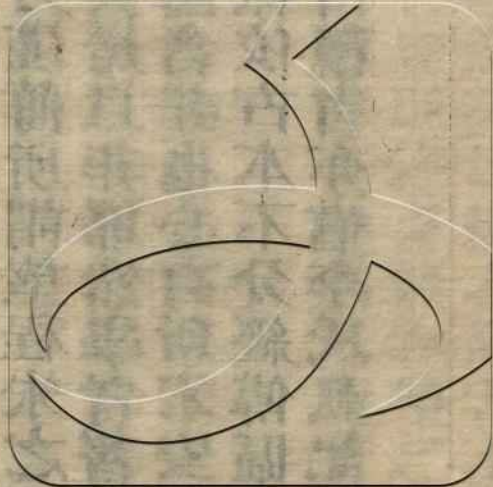
林明倫

大學一書在禮記者為古本宋二程子各有更定朱子疑有闕亂補正為今本行於世讀者疑信相半私相竄易十有餘家夫以朱子之賢所手定之書尚不足取信於後世則後世之紛紛者無足述也然朱子當日有懲於陽儒陰釋之弊懼天下後世不明格物之義忽近而圖遠厭卑而喜高是以取程子格物而至於物則物理乃盡之言而衍之以補格物一傳曰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其語類又云十事格得九事一事未明無傷也一事格得九分而有一分未盡則是鵲突苟且之根夫學者見外



而遺內貪多而不務得故朱子之所謂未盡者卽補傳之所謂極程子之所謂理而大學之所謂本也但大學之言約而盡朱子之言泛而詳耳後之讀者不察以爲天下之物不可勝窮如朱子之說則終身無物格之日卽終身無意誠之日矣此自後人錯會朱子之意非朱子之過也但朱子已注明於格物致知之下則不必別爲一傳且不必分經與傳變易古文以啟後世之紛紛也明姚江王氏倡復古本其名則善而其立論有偏難以折羣言之淆亂不若株守今本之無弊然今本之所言不能出於古本之外而徒多一變古之名則又不若遵信古本之爲善也天下事變古易復古難況朱子道學文章上接孔孟周程之統其所著書頒行天下已數百年今於是書卽有所未歸而欲反而歸之於古苟非有如程朱其人者出殆未可以易言也近世安溪李氏學遵朱子惟大學從古本讀而大義仍據程朱不取王氏之說李氏所見甚正然猶不敢公言復古但名其書曰私記蓋亦不敢自謂其人也某識力淺薄所謂望程朱之門牆而未入於室焉者又何足以知其是且非耶然學者著書立言所以翼經事不師古而立異焉者非也心有所未安而苟同焉者亦非也於是講習之暇輒依古本不分經傳區爲六章章撮其大義著於篇時取以自觀省亦猶李氏私記之意云爾不敢必天下人之信從也

其文之妙不可言也。其人之才不可及也。其學之博不可測也。其德之厚不可量也。其志之遠不可及也。其行之高不可及也。其言之妙不可言也。其人之才不可及也。其學之博不可測也。其德之厚不可量也。其志之遠不可及也。其行之高不可及也。其言之妙不可言也。



朱梅崖文集序

林明倫

萬事萬物之初皆起於一一與一相生以至於萬奇耦參錯而文出焉伏羲之畫蒼頡之書帝舜之樂周公之禮孫吳之兵魯班之巧王良造父之御其難易大小不同其源皆出於一一者明然後變化從之後之人知悅其變化而迷其所自出宜乎心營手摩窮年累月至於目眩耳聾而莫能肖之也今夫文事物之總名也而歌咏六經誦法以爲之者於道又爲最高自漢以來作者森列獨韓退之號爲最醇退之之文怪怪奇奇無所不有然其言道則曰仁義言文則曰是言學則曰師孔子言政則曰暢皇極由此觀之退之雖怪奇其辭其源則無不一者也一故是是故醇也余初守是說闕不敢以語人後與建甯朱君梅崖同爲翰林京師與之語好舉退

之之文既而出其所為文示余則恢奇譎詭為深博無涯淡而按其義法以余所見徵之往往合焉求其非而雜者何其少也其學退之之文而漸窺其源之一者耶近世文章浮偽偏駁違離道本者多矣思得一二好古之士起而振之如梅崖者才雋思深為文不懈而及於古又不得久在翰林以散館出為夏津令用違其長可惜也梅崖出為令無日不欲辭官歸田讀書著文以自表見因先彙其生平所勞苦辛勤而僅有之者屬予序而存之夫文亦期於有用耳退之不嘗為令乎梅崖即不必終日言文其所以為文者自在也

讀後漢書書後

程晉芳

三代以降士氣之盛無過於東京論者謂明章尙道崇儒所積而致愚則謂儒林一派開自西京其所由來者漸矣蓋自武帝立五經學登用儒士由秦以來風氣為之一變特不能擇取真儒舍仲舒之醇雅用平津之矯偽致飾儒術飾淺行以干大用者接踵而起匡張孔馬輩歷事元成遂拱手而授人以家國然而草野之間講習傳授自若也莽之篡也拒聘不仕以死者史不絕書光武明章遠承末緒又從而重之拜老臨雍憲言饋食所謂設誠而致行之者儒術盛而士氣奮矣假令取鑒前車謂文儒適足以誤國講搏擊鉤摘之法崇黃老申韓之術東京之士習果有以優於西京乎噫由漢武以迄桓靈三百餘年積之如此其厚而上無精明濬哲之君

柄臣極人迺邇用事清議在下黨禍遂興舉端人正士一舉而空之良可惜也夫國家須才至急方其求之之始下之應也且或真少而偽多苟無術以擇之必且舍麥菽而取糠稗及其積之既久真行著而風俗成雖復抑之屈之務使革而從我而有所不得賢者果無益於人國也哉余論古每以東京士習之醇爲西漢之所釀而成有明士氣之盛爲兩宋程朱之學所蘊而發後有識者當不謂斯言河漢也

書漢書溝洫志後

龔元玠

班掾改史公河渠書題爲溝洫志似矣乃志中所言皆屬河渠無一言及於溝洫何也孔子稱禹盡心溝洫蓋五溝溝洫爲多考工記匠人舉中爲言孔子亦仍匠人舉中爲言也五溝五涂創於黃帝大治於禹其詳必見於夏書禹貢之外故孔子得知之秦漢二炬後久不可考矣周官遂人考工記詳其制蓋祖黃帝及禹之法也由深廣二尺之遂至深廣三丈二尺之川生成之川謂之五溝由高廣二尺之徑至高廣三丈二尺之路謂之五涂自堯七十五年庚寅禹治河至八十六年辛丑成功自成功後至禹崩後三年壬戌凡八十二年每年盡力溝洫定爲歲脩常功啟元年癸亥至相二十八年乙丑六十二年皆遵禹法上溯堯八十六年辛丑一百四十

五年河不為患則盡力溝洫之效大也蓋自積石至逆河河南河北河東河西皆有不可勝記之溝洫三汎水漲容之有餘所以河不為患也相弑之次年丙寅寒泥逆賊令不行於民溝洫不治丙午少康元年以後河與溝洫盡淤至十一年丙辰去寒泥行弑之年乙丑五十二年河益不可不治乃使商侯冥治河越二十六年為帝杼之十三年辛丑冥死於河殆以不知溝洫之故與自後夏凡四遷商在夏之時三遷有天下後九遷遷地俱見圖記皆以治溝洫不如禹故也周公知其然故詳其法於地官遂人冬官考工記匠人自武王至匡王二十世皆遵行之故四百四十八年無河患定王五年河南徙則亦以北行之河身淤溝洫亦淤故也然五溝五涂之迹在識水性者固可隨時舉行故自定王己未至顯王七年己未

二百四十年間河仍無患至顯王八年庚申公孫鞅入秦辛未廢井田開阡陌東諸侯效之五溝五涂之迹俱泯而河患遂不可制趙魏作隄去河二十五里以東鄰為壑齊亦作隄去河二十五里以西鄰為壑至漢武瓠子作歌而患斯劇矣賈讓以放河北入海為上策不及於溝洫太史公作河渠書專列河渠故不及溝洫班氏易其名曰溝洫志理宜暢言禹之治河得力於治溝洫矣乃僅鈔襲太史公成書而無一字及焉又何以名溝洫為以此知班氏不知溝洫之利勝於開渠宜其名之不相稱也



雷甯化先生文集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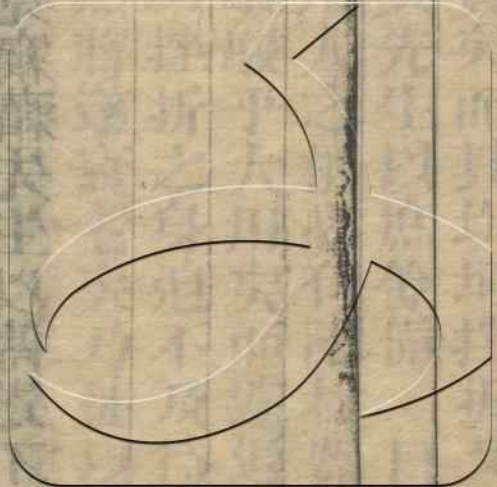
謝鳴謙

鳴謙讀先生文集至於日講進書肅若以興曰此益咎繇  
 遺響也非上聖之廷惡能有此又讀五布衣詩及諸儒生  
 傳誌聞見錄之屬喟然嘆曰異哉所聞鳴謙常從諸士大夫  
 遊矣身居閭賤無能物色天下士隱然以寄耳目於他人二  
 十餘年而卒鮮有見告者竊以為天地之大聖朝化育之  
 深且遠當未必若是及習先生者久而後知天下之材固未  
 嘗不散見而有也先生之於仕也屢詔而後起其在朝也  
 官清華承顧問以勤所獻退食之餘又隱隱以將母為念  
 天子憫之特命兩視浙江學政以便迎養及其由銀臺轉  
 御史中丞駸駸乎大用矣而先生以太夫人年且八十事將  
 竣遽請侍以歸然且見於文者如此鳴謙於先生文往復久



國朝文錄 卷二十一  
之私念古今人才每以不獲愛惜爲恨或稍稍見知矣而名位不足以相振往往坎坷挫折卒不能勝而遂窮阨以死乃若既見知大賢矣而其坎坷挫折又不能勝而竟亦窮阨以死豈非命也與先生以庶僚值日講而斐然有益咎繇之陳告於以操用人之柄必有隨材器使貢之清時以各効其所長者乃駸駸乎大用矣而遽退而諸君子受知於先生者遂以其坎坷挫折之身迫不及待而泯泯以死其幸存於世者蓋亦頽然將遂衰老矣乃徒以其奇傑駿偉之行卓然不可磨蕩之志一一見於先生之文是豈諸君子願與然自先生歸東南之士聞風而請業於門者無虛日先生承歡之餘親拂拭而沐浴之譬諸大治水火濟則陶鑄成形小大畢具而無苦窳天下人想望一時之盛而歛歔嘆慕者莫不爲

東南慶鳴謙生當其時近先生之教讀先生之文不可謂不幸而先生且引以遊於江海之大而使之言其所蓄則先生之於人才何如也鳴謙受命惶悚念所以得少見於先生者非先生無以見竊藉先生以傳遂不敢辭而爲之序



周官祿田考序

惠棟

周禮之體大而難知者莫甚於官祿以司祿經亡註家未得其法數而後儒遂疑田與祿之不相當且傳會者多也吾友沈君果堂博考精思心通源委乃著周官祿田考三卷先列其法數而復以義例左證闡明之所謂法官則員備而位定田則去三之一而通二夫爲一夫祿則以井田多寡之等當官爵高下之等也所謂數官則近六萬人公田則三十二萬夫祿則二十萬夫有餘也蓋自周禮既出至今一千九百年爲是學者無慮數百家其在官祿要未有能辨析整齊若是者余少沈君九年兄事之自謂好古與沈君同而才不逮讀是書益信或有疑其法數之列未該者余以爲凡古今之計數有大有小有中而計數之法有常有變是書所列皆法之

常而數之中也常雖未足該變而變者可以常推中雖未足該大小而大小者可以中測此其義例即取法本經而非臆造知疑者之未及審也故并著之

夫論四十二卷... 田賦法三... 其... 武... 風... 惠...

切問齋文鈔序

陸燿

道備於經詳於史經猶鵠也史冊所載則古今射鵠之人也讀經而知鵠之所在讀史而知射者之得失則固可無事於為文矣然自孔子之世即有老聃孟子之世即有楊朱墨翟遭秦焚書經闕不全九流百家雜然並驚學者惑於歧途而六經始晦經晦而史家之予奪亦不盡合乎聖人筆削之旨迨唐昌黎韓子出始闢老佛荀揚推尊孟子以為功不在禹下其始也由其學文者以見道其卒也舉其衛道者以成文自是唐宋諸儒之務為文以談道也而文遂不可以或已然其弊也有為訓詁之文有為講說之文夫經者常也道之常者詎待講釋既有漢之箋注唐之義疏宋之章句微言大義已可無憾而復尋摭細瑣抉剔幽隱人各一編家著一集承

學之士意在博觀玩其枝葉忘其本文紛如聚訟無益毫毛此何爲者也道猶路也路有實徑適越者必南轅之燕者必北轍九軌之涂參劇之市蕩平正直周道如砥今舍而不由閉戶而談天道高座而說明心學案語錄之書日出而不窮異同宗旨之辨相攻而不已高明者墮入禪宗篤實者窘於應務此又何爲者也至如馳騫詞章揣摩應舉因循卑陋又不待言方將由文以見道而乃耗費精神爲此不急道不終晦矣乎故以今人之文言古人之所已言與其所不必言不若以今人之所欲言與其必當言者以著之文必也以經爲鵠以史傳中人爲同射之耦鵠有定也所以置鵠之地無定或南或北或東或西要以必赴乎所懸之的而止及其命中百步之外或在正中或在偏際均之謂中小有參差亦非大

失又況事固有與古相違而於道適合者譬諸河焉碣石其入海之路也自屢徙而南今在懷衛徐邳以下矣言道而必執古人之說不猶入海而必循碣石之蹤乎如謂今人之從事於前所云云方竭其聰明才力尙未足與古人爲役而又安能恣其所欲言與其所當言而且可無背於道是則大不然也方今名臣大儒接迹 熙朝類能力破空虛之習切求身世之宜或已見諸施行或尙俟諸百世吾見其持弓矢審固與史傳中人決得失於六經之圃固不虞序黜公罔之裘之揚解而廢然去也又於爲文乎何有此則予切問齋文鈔之意也夫

書天人篇後

陸燿

天人一氣呼吸感通脩吉悖凶惟人自取今人行一善事卽

期福報久之寂然謂天果夢夢不以厝意也然見作惡之人曾不旋踵顯受殃禍又謂天之報施似急於瘴惡而緩於彰善者不知人有望報之一念卽日降之福而常見其不足猶人血肉榮衛日受滋養而初不知感及內有臟腑之憂外有瘡瘍之疾藥餌鍼砭攻補並施如所謂毒疽潰癰決而去之不借者然後知向者之飲食起居晏然無事皆所以報其無病之軀天之降福於人猶是矣豈曰緩於彰善哉且善亦有辨苟非讀書窮理將日從事於不善以爲善爲之愈力不善之及人愈遠天之欲決而去之當不啻其毒疽而潰癰也如教子弟之徒以詞章功利待朋友之徒以聲氣黨援事上官之徒以逢迎餽問治百姓之徒以寬縱因循凡人之所謂爲善皆天之所以謂不善以是而責報於天安有不爽焉者然則

人宜朝夕自省曰吾之所爲其毋乃爲疽爲癰爲天所欲決而去者乎而奈何飲食起居猶得晏然無事乎如是則不善之途塞望報之念消天人感應之理真見如心之主宰乎四肢百骸而不可遺矣



史之有例其必與史俱興矣沮誦以來荒遠莫考簡策紀載之法惟散見於左氏書說者以爲周公之典也馬班而降體益變文益繁例亦益增其間得失是非遂遞相掩撫而巳劉子元激於時論發憤著書於是乎史通作焉夫春秋之義以例而隱先儒論之詳矣前有千古後有萬年事變靡窮紀載異致乃一一設例以限之不已隘乎然聖人之筆削如化工之肖物執方隅之見以窺之自愈穿鑿而愈晦蝕文士之紀錄則如匠氏之制器無規矩準繩以絜之湣巧個錯勢將百出而不止故說經不可有例而撰史不可無例劉氏之書誠載筆者之規臬也顧其自信太勇而其立言又好盡故其抉摘精當之處足使龍門失步蘭臺變色而偏駁太甚支蔓

史通削繁序

紀昀

史之有例其必與史俱興矣沮誦以來荒遠莫考簡策紀載之法惟散見於左氏書說者以爲周公之典也馬班而降體益變文益繁例亦益增其間得失是非遂遞相掩撫而巳劉子元激於時論發憤著書於是乎史通作焉夫春秋之義以例而隱先儒論之詳矣前有千古後有萬年事變靡窮紀載異致乃一一設例以限之不已隘乎然聖人之筆削如化工之肖物執方隅之見以窺之自愈穿鑿而愈晦蝕文士之紀錄則如匠氏之制器無規矩準繩以絜之湣巧個錯勢將百出而不止故說經不可有例而撰史不可無例劉氏之書誠載筆者之規臬也顧其自信太勇而其立言又好盡故其抉摘精當之處足使龍門失步蘭臺變色而偏駁太甚支蔓

弗翦者往往有之使後人病其蕪雜罕能卒業併其微言精義亦不甚傳則不善用長之過也注其書者凡數家互有短長浦氏本最爲後出雖輕改舊文是其所短而詮釋較爲明備偶以暇日卽其本細加評閱以授兒輩所取者記以朱筆其紕繆者以綠筆點之其冗漫者又別以紫筆點之除二色筆所點外排比其文尙皆相屬因鈔爲一帙命曰史通削繁核其精華亦大畧備於是矣昔郭象注莊子書蓋多刪節凡嚴君平道德指歸論所引而今本不載者皆象所刪棄者也例出先民非我作古博雅君子諒不誡之

天下書院總志序

王昶

乾隆庚子余按察江西過廬山謁白鹿洞書院徽國文公祠見其廢弛玩愒教者失其所以爲教學者失其所以爲學心竊憫之欲收拾整頓稍復舊觀而旋以憂去戊申由雲南布政使移任江西復過廬山則其廢弛玩愒尤有甚於昔者因思鹿洞爲天下書院之首其廢若此則其餘州縣書院似此更多遂取各省志書及府州縣之志所載書院彙而錄之將剗剔以貽諸大吏俾之留心於教養而明年四月又以刑部侍郎內 召此書置篋衍者久矣後六年年七十以老病乞歸又五年遭 鼎湖大故見星而奔入都 召見問居家何事對以書院教書 上曰士大夫在家教其鄉人子弟固宜及歸明年浙江巡撫阮君請主敷文書院課士之暇隨

發前此彙錄者囑同志參校考訂勒成共若干卷夫書院非古也古之比閭族黨莫不有長卽莫不有教子弟材質之賢愚性情之純駁地近而易知人少而易悉未嘗歧教養而異之也井田廢比閭族黨之制不行於是始以教養屬之郡縣郡縣又不能教至東漢始設校官至唐末校官又曠厥官而鄉大夫之有力者始各設書院教其子弟後乃爲郡縣者攘爲已有且各請院長以主之而所謂院長或爲中朝所薦或爲上司屬意不問其人學行賢否然奉以爲師多有庸惡陋劣素無學問竄處其中往往家居而遙領之利其廩給以供餬口甚至諸生有經年而不得見見而未嘗奉教一言經史子集詩賦古文之旨茫無所解而爲官吏者不加審察轉以人才日衆所取至二三百人任其佻達豈不謬哉夫取一州

縣之能爲文者始爲生員又取生員之尤俊者試入書院此其勢安得復有多人且生員寒素居多皆欲先爲身家之計而所謂膏火者實不足供其仰事俯育則在院肄業者必且游閑出入驚其名而失其實將所謂羣聚州處賞奇晰疑審問而明辨師友之益從何而取是以人數益衆學術益衰學術衰而人才日敝古之所爲善政今之所爲大弊也今此書已成凡規條之詳密議論之純正所以發明聖賢之教無所不具士大夫受地方大吏之任如能反復讀之以訓於州縣究其實必循其名稽乎古不泥於今厚其廩祿而嚴責以博學篤志切問近思之效且別之以質示之以徑途共歸於達材成德大之裕開物成務之才小之爲專門名家之實安見三物六行不如三代比閭族黨之教而造士進士之升其足



爲國家用者必多矣此不獨慰二十年來未竟之志而今之督撫藩臬中舊交頗衆行將以此告之嘉慶六年八月青浦王昶書

傅副憲緬甸圖序

王昶

緬在西南徼外距中國最遠明初本荒服與孟養木邦等後稍稍不靖屢出兵征之弗能定迄於莽瑞體乘中國之亂游食諸土司及國初大兵抵南大金江緬人懼縛桂王以獻遂班師於是時山川險易之勢道路遠近之程豈無爲之紀載繪圖者哉因其荒迴冒昧弗令隸於職方象胥故久之缺焉而不得其詳也茲者緬人睢盱跳踉敢距大邦往歲明公瑞帥師進討傅君實以郎中從次於象孔宋賽迷失道轉入波竜大山由獐子壩小猛育行穿箐莽窮崎嶇轉戰數千里

始旋師入塞惟道里之弗詳因以致此君旣復來於軍懲往事乃命畫工爲圖十以九龍江南大金江爲兩界南大金江以西北爲孟拱圖一中爲孟養圖一南迄木梳阿瓦圖一九龍江以東北爲孟艮圖一中爲景線圖一南迄景邁圖一兩界中間北爲木邦圖一中爲孟密波竜戍圖一南自來卡落卓迄蒲甘圖一復彙一圖以識其合焉或曰緬地南盡南海弗繪者何曰由阿瓦蒲甘景邁抵海若干里及邨若部落與其島嶼不能窮也或曰緬西南併結些東南侵暹羅奄有其地不入於圖者何曰其所往之途與所距之地不能知也是緬之荒迴冒昧也信矣夫緬惡已稔所不待教而誅故謂難窮難知之境不利行師行師不可底於掃蕩殆一隅之見也閩粵於三代爲蠻夜郎及滇皆以西南夷稱以漢武兵力

弗能有其地至後漢始屬於都尉蓋疆域之分合通塞亦有時焉然則能知而窮者志之不能知而窮者埃之於時斯固君爲圖之微意也當事者如訪於夔夷諮於沙人遍詢於波竜卡瓦不惟知之且能窮之圖其險易遠近上諸職方象胥於是命將行師分道進討縛大憝申夙憤其必將有日矣

征緬紀聞自序

王昶

緬自元始著於史自元而明屢征之不得志明之不克孟養也非緬也元則已抵三江城矣至蒲甘而敗患在銳也夫緬西南一小土司爾今已併孟養等十數土司計其廣輪東西幾數千里而由三江城東北至八關中隔諸土司境南北又三千里越三千里始抵其郛且十月出關二月瘴發當還以五月閱數千里地犁庭掃穴微識者亦知其難自明公瑞戰

歿雖命傅公經畧兩阿公以將軍副焉然上慎之尙未決於再用兵會傅公力請始遣以行公由江以西收猛拱抵新街敗賊於江中及至老官屯合兵攻砦憤駭懼遂以書至從而納欵還師如天之福唯上之武而仁明而斷因以致此此非人力也然緬果不可滅歟曰趙宏榜以三千人赴新街弗量力也楊甯以四月出水邦弗知時也明公瑞由宋賽而旋弗度地也皆以速示銳以銳矜勇故弗克勝然則厚力而埃時埃時而得地何緬之弗可滅乎稱官猛之言蓋言漸也余故取其說附著於篇

困學編題詞

王昶

萃韓柳歐蘇曾文計三百篇爲文之體格矩度蓋粗具於此吾學文以道爲體然法不可不倣也於韓取其雄於柳取其

峭於蘇取其大於歐曾取其醇懿而往復又取尙書儀禮爲  
學韓本取檀弓公羊爲學柳本銘頌取諸易與詩矣太元及  
易林輔之賦取諸屈原下逮宋玉賈誼揚雄之徒紀事莫工  
於史記五代史其繼別者旁推交通兼綜條貫如是而吾學  
爲文者始全凡學要於博觀而約取不約則不專不專則不  
精專乃能熟熟乃能養是文也將徘徊蘊蓄於胸膈間與神  
明相附麗得之心者融宣之手者順纖微曲折意態順逆之  
間將不期合而自合不期工而自工譬諸善庖者庀一臠和  
齊焉濡之實之嗜味者以爲甘非然若大官之庖雖多使人  
噁噉焉爾嗟乎取之也約守之也專人一己百人十己千蓋  
愚者之所說以研也天下不少聰穎之士多謂一覽可捷得  
或從而鄙夸訾議之余蓋不敢辭

孝經刊誤書後

姚鼐

孝經非孔子所爲書也而義出於孔氏蓋曾子之徒所述者  
耳朱子疑焉爲之刊誤夫古經傳遠誠不能無誤也然朱子  
所刊亦已甚耳夫其書有不可通者非本書之失後人離合  
其章者之過而文有譌失不能明也漢藝文志云孝經古孔  
氏一篇二十三章其曾子敢問章爲三章夫孝之常在於事  
親立身而其極至於嚴父配天故曾子敢問章義與首章之  
說相備朱子中庸章句以孔子言子臣弟友之常爲費之小  
以舜文武周公之孝爲費之大孝經亦猶是已舉中庸之言  
孝以釋嚴父配天之義則知聖人論孝必極於是以人子自  
盡之實則匹夫啜菽而不爲不足以其行於天下之量則爲  
帝王制禮樂皆備於孝之中故曰義相備也子言天地之性

人爲貴至聖人之德又何以加於孝乎其辭盡矣其下故親生之膝下至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自爲一章以申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義也自以順則逆民無則焉至其儀不忒又爲一章言君子苟不能自慎其威儀而但以虛詞訓民民必逆之而滋爲凶德縱能得志於民而已實無禮以臨之君子亦所弗貴是以君子慎威儀此章以申非先王法服不敢服非法言不敢道義也古孔氏分三章是也而章首各有脫文又訓誤爲順儒者見其發句言故言以遂聯屬之而以子曰字實父子之道天性及不愛其親之上則失其所矣孝經後章之文多以廣前章之義但非必以經傳分其次亦不必拘拘比附也若其辭有同於左傳者蓋此固曾氏之書而左傳傳自曾申劉向別錄記之矣意或爲傳時取辭

於此未可知也不幸孝經之文譌脫不具朱子覺此文義之不完反不如左氏之可通遂疑爲襲左氏也其病亦由混合爲章者過也若其首前儒所分爲七章者朱子合爲一章則說誠善無以易矣夫儒者有德行有言語文學苟非亞聖之才不能備也德行之儒或疏於辭若坊記表記緇衣之類每一言畢輒引詩書文以證之間有不甚比附而強取者矣亦洙泗間儒者之習然也子思孟子然後不爲是習至荀子則亦有之矣孝經引詩書亦頗有然知其取義有疎密則可耳而節去之恐未可也

老子章義序

姚鼐

天下道一而已賢者識大不賢者識小賢者之性又有高明沈潛之分行而各善其所樂於是先王之道有異統遂至相

非而不容竝立於天下夫惡知其始之一也子曰述而不作  
 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老彭者老子也孔子告曾子子夏  
 述所聞老聃論禮之說及老子書言以喪禮處戰之義其於  
 禮精審非信而好古能之乎南行者久而不見冥山求之過  
 也夫老聃之言禮蓋所謂求之過者矣方其好學深思以求  
 先王制禮之本意得先王制禮之本意而觀末為禮者循其  
 迹而謬其意苛其說而益其煩假其名而悖其實則不勝悞  
 忿而惡之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夫禮貴有誠也老子之初  
 志亦如孔子而用意之過貶末世非禮之禮其辭偏激而不  
 平則所謂君子駟不及舌者與且孔子固重禮之本然使人  
 甯儉甯戚下學上達而已庸言之必謹逮七十子之徒推孔  
 子之義極言之固多高遠失中此亦聖門好古達於禮者之

言失也夫老子特又甚焉耳孔子遇老聃問禮於其中年而  
 老子書成於晚歲孔子蓋不及知也老子書所云絕聖棄智  
 蓋謂聖智仁義之偽名若臧武仲之為聖耳非毀聖人也而  
 莊子乃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老子云貴以身為天下者言  
 不以天下之奉加於吾身為快雖有榮觀燕處超然以是為  
 自貴愛也而楊朱乃曰不拔一毛以利天下皆因其說而益  
 甚為謬夫老子言誠有過焉雖舉其末學益謬推原及老子  
 以為害天下之始老子亦有所不得辭然是又豈老子所及  
 料者世乃為老子之言固已及是而儒者遂不肯以述而不  
 作信而好古為老子之行夫孔子於老子不可為非授業解  
 惑者以有師友之誼甚親故曰我老彭解論語者顧說為商  
 之大夫不亦遠乎其說出於大戴禮記吾意其時託於孔子

而實非殆不足據耶抑所舉別有是人耶若論語之老彭非商大夫可決也老子書六朝以前解者甚衆今竝不見獨有所謂河上公章句者蓋本流俗人所爲託於神仙之說其分章尤不當理而唐宋以來莫敢易獨劉知幾識其非耳余更求其實少者斷數字多則連字數百爲章而其義乃明又頗爲訓其旨於下夫著書者欲人達其義故言之首尾曲折未嘗不明貫必不故爲深晦也然而使之深晦迂而難通者人好以己意亂之也莊子天下篇引老子語有今文所無則知傳本今有脫謬其前後錯失甚明者余少正之竝以待世好學君子論焉

太史公書不甚知姓氏之別又自唐以前讀者差不若漢書之詳故文多舛誤夫老子老其氏也聃其字也太史公文蓋曰老子者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聃周守藏室之史也漢末妄以老子爲仙人不死故唐固注國語以爲卽伯陽父流俗妄書乃謂老子字伯陽此君子所不宜道當唐之興自謂老子之裔於是移史記列傳以老子爲首而媚者遂因俗說以改司馬之舊文乃有字伯陽諡曰聃之語吾決知其妄也老子匹夫耳固無諡苟弟子欲以諡尊之則必舉其令德烏得曰聃孔子舉所嚴事之賢士大夫皆舉氏字晏平仲蘧伯玉老聃子產其稱一也陸德明音義註老子兩處皆史記曰字聃河上公曰字伯陽不謂爲史記之語陸氏書最在唐初所言史記真本蓋如此則後傳本之非明矣老子所生太史公曰楚苦縣或曰陳國相人莊子載孔子陽子朱皆南之沛見老子夫宋國有老氏而沛者宋地言老子

所生三者說異而莊子尤古宜得其真然則老子其宋人子  
 姓耶子之為李語轉而然猶妣姓之或以為弋也彭城近沛  
 意聘嘗居之故曰老彭猶展禽稱柳下也皆時人尊有道氏  
 之晉穆帝名聃字彭子漢晉舊儒必有知老彭為聃之氏之  
 說者矣後世失之乃不能明也乾隆四十八年夏六月桐城  
 姚鼐序後漢書桓帝紀章懷注史記曰老子者楚苦縣厲鄉  
 曲仁里人也名耳字聃姓李氏吾作此序未及檢引  
 然則改此文疑  
 元宗以後事

莊子章義序

姚鼐

漢藝文志莊子五十二篇陸德明音義載晉宋注莊子者七  
 家惟司馬彪孟氏載其全書其餘惟內七篇皆同外篇雜篇  
 各以意為去取自唐宋以後諸家之本盡亡今惟有郭象注  
 本凡三十三篇其十九篇經象刪去不可見矣昔孔子以詩

書六藝教弟子而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其得聞者必弟子  
 之尤賢也然而道術之分蓋自是始夫子游之徒述夫子語  
 子游謂人為天地之心五行之端聖人制禮以達天道順人  
 情其意善矣然而遂以三代之治為大道既隱之事也子夏  
 之徒述夫子語子夏者以君子必達於禮樂之原禮樂之原  
 於中之不容已而志氣塞乎天地其言禮樂之本亦至矣然  
 林放問禮之本夫子告以甯儉甯戚而已聖人非不欲禮之  
 出於自然者示人而懼其知和而不以禮節也由是言之子  
 游子夏之徒所述者未嘗無聖人之道存焉而附益之不勝  
 其弊也夫言之弊其始固存乎七十子而其末遂極乎莊周  
 之倫也莊子之書言明於本數及知禮意者固即所謂達禮  
 樂之原而配神明醇天地與造化為人亦志氣塞乎天地之

旨韓退之謂莊周之學出於子夏殆其然與周承孔氏之末流乃有所窺見於道而不明中庸之義不知所以裁之遂恣其猖狂而無所極豈非知者過之之為害乎其末天下一篇為其後序所云在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縉紳先生多能明之意謂是道之末焉爾若道之本則有不離於中謂之天人者周蓋以天人自處故曰上與造物者遊而序之居至人聖人之上其辭若是之不遜也而蘇子瞻王介甫乃謂其推尊聖人自居於不該不徧一曲之士其於莊生抑何遠哉若郭象之注昔人推為特會莊生之旨余觀之特正始以來所謂清言耳於周之意十失其四五夫莊子五十二篇固有後人雜入之語今本經象所刪猶有雜入其辭義可決其必非莊生所為者然則其十九篇恐亦有真莊生之書而為象去之

矣余惜莊生之旨為說者所晦乃稍論之為章義凡若干卷

揚雄太元目錄序

姚鼐

揚雄太元漢藝文志以為十九篇今傳晉范望注本為十卷蓋雄本書為八十一家以擬易六十四卦家有九贊以擬易六爻又為八十一首以擬象傳為元測以擬爻傳為元衝元錯以擬雜卦傳元攤元瑩元梘元圖元告皆以擬易繫辭傳元數以擬說卦傳元文以擬文言傳惟無擬彖者耳自范望分元首冠贊之上分元測附贊之下於是其本為十九篇者亂矣昔侯芭張衡之倫推太元比於聖經然世或謂其非聖而作經如吳楚之僭王宋蘇軾尤誡之至謂以艱深文其淺陋竊以為是二者皆過也蓋謂聖人之道原本盛大以仁義中正順播於萬事惟變所通而物得其理於是作易以教世



錯綜萬端經緯人事雖庸愚不肖苟筮之而見所以處事應物者皆合乎聖人之道也故曰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得義爲吉失義爲凶故易者導民於義者也自孔子之時老聃之說興其道以觀乎陰陽運行屈伸循環制爲用舍進退之度因時而爲業若有同於易者然而古之聖人當隆盛治平之世居位則裁成輔相乎天地而維天下萬世之安非第不居盛滿功成身退而已易曰勿憂宜日中是也當否遯之日有濟天下之心有進德修業及時之志又不幸所遭禍亂必不可避則致命遂志非第全身遠害之爲善也故有休否幹蠱者又有過涉滅頂凶无咎者以老子之懦弱謙下而終不涉乎世患視世之驚於功利名譽之徒其賢則多矣及以聖人之道揆之然後知老氏之爲陋也孔子歿七十子之徒傳誦

六藝轉相爲說或得或否齊亂本真其時雜家並興仁義蒙塞而漢世尤重黃老之書蓋至元成之間蜀嚴君平以老子爲教揚雄少而學焉故雄嘗美君平之湛冥及自著書覃思竭精貫律麻之數究萬物之情而旨不出乎老氏而已蓋彼不備知聖人之道而以所窺於老氏者爲同乎易於是作太元以擬易而無慙也其晦家上九贊辭曰晦冥冥利於不明之貞測曰晦冥之利不得獨明也此特老氏之和光同塵於易箕子之貞明不可息之訓不亦遠乎其他蓋類是夫孔子之道及雄之世幾乎熄矣求於道熄之後得其髣髴而不盡通其旨夫亦時使之然也當時著書與雄先後者莫如劉向向之爲書其精深或不逮雄而平生忠直之節則逾雄矣夫雄非特始學不當於聖人亦以其行不能自副其言是以君

子輕之也然而雄爲是書亦可謂好學深思言之近道者矣孔子譏臧文仲不仁不知而文仲卒以立言不朽夫雄蓋亦其倫與范望之注因漢末宋袁吳陸績之解而損益之然而於雄之旨亦未能盡得也又有釋文一卷蓋范望之前已有爲之者其後遞相益今其中有引及唐韻者陳振孫云司封郎吳秘有太元音義此其秘之爲與又按太元占法用贊不用家非如易之占兼用象也故九贊有辭而家無辭其八十一首乃擬象傳非擬象也自司馬光誤謂易有象元有首政和中有許良肱者遂別增首測一卷以擬大象既複而無謂矣後人不悟其失反以良肱首測雜入雄所作八十一首之中則其謬益甚矣故悉削去不錄唐王涯有說元五篇別一卷今以附其末

族譜序

姚 鼐

昔三代帝王及卿士大夫巫醫祝卜之職莫不出於世族當時姓氏之分端緒著備而朝廷又專設之官而掌之故黃農虞夏支裔流別數千歲之紀可得而知也自漢以降王者興於草澤將相出於屠牧皆不能紀其先世而譜牒寔以不詳及晉宋因魏制以九品官人重門戶辨族地而後譜學復興以至於唐然考唐以前諸家世譜所能詳皆始於魏晉魏晉而上或依託謬妄蓋瑯琊王氏自云出於王子晉蘭陵蕭氏自謂本蕭何望之皆爲昔人所誦由是言之譜牒之詳畧非時俗風尚之有盛衰由世族之崇替存亡異也當世族之存非特子孫能詳其先人之傳凡天下學士博於聞見者歷舉各族系世如循庭木之支如舉其室之廢物迄世族亡則子

孫有不能推明其祖而始誣託名人求以自重是亦可謂愚也與自五代至宋故家殘滅及元明屢遭兵火今日天下無復有千年相傳之家譜矣吾族先世本於田農又自餘姚遷桐城正當南宋末元興之日江淮之間居民麤定而譜敘皆失故居餘姚前祖不可得而知不可知則闕以爲愈於誣託者之愚也譜自先雲南參政及先職方府君及叔祖贛州太守嘗三修之逮今孫子益衆爲文益繁故少變其體依古世表之法率橫列而注歷職生卒妻子於其下欲其文簡而易檢也初自餘姚來居桐城大有鄉之麻溪人謂麻溪姚氏逮明之中葉而始有譜又垂及今二百餘年自是以往子孫之崇替不可知而譜之存亡不可必也然而差冀其經歷久遠者惟文冊輕簡易挾而藏則傳久之道與

醫方提訣序

姚 壽

余少有羸疾竊好醫藥養身之術泛覽方書然以不遇碩師古人言或互殊博稽而鈔功深思而不明十餘年無所得乃復厭去夫醫雖小道然其本出乎聖帝所爲三代以來設官而氏其族其極至於使人無疵癘天札之傷而羣生樂育導天和安民命至治之隆有賴焉又推原其故必自君子躬能循天理之節應六氣之和固筋骨之束調氣血之平於是安樂壽考永享天祿然後推其意以爲醫藥以及庶民此其意至精且厚是以後世醫者雖多然苟非慈明篤厚之君子終不能究其義而雖有篤厚慈明之心苟不世業而少習者猶不能盡其曲折變移之理審其幾微而察其離合也吾鄉有嚴氏世爲醫前世有號則庵者其術神驗余恨不及見之今

其孫以恬能繼其學出其傳書曰捷訣者以示余其言簡直使人易入能盡病疾之變狀又操論得中無偏駁之弊蓋嚴氏既世其業又欲以此明諸人人信哉君子之用心矣惜乎余方以事牽不能從以恬盡學其術以獲養身濟人之益也乃爲之序而歸之

敦拙堂詩集序

姚鼐

言而成節合乎天地自然之節則言貴矣其貴也有全乎天者焉有因人而造乎天者焉夫六經之文聖賢述作之文也獨至於詩則成於田野閨闈無足稱述之人而語言微妙後世能文之士有莫能逮非天爲之乎然是言詩之一端也文王周公之聖大小雅之賢揚乎朝廷達乎神鬼反覆乎訓誡光昭乎政事道德脩明而學術該備非如列國風詩采於

里巷者可並論也夫文者藝也道與藝合天與人一則爲文之至世之文士固不敢與文王周公比然所求以幾乎文之至者則有道矣苟且率意以觀天之或與之無是理也自秦漢以降文士得三百之義者莫如杜子美子美之詩其才天縱而致學精思與之並至故爲古今詩人之冠今九江陳東浦先生爲文章皆得古人用意之深而作詩一以子美爲法其才識沈毅而發也騫以閱其功力刻深而出也慎以肆世之學子美者蔑有及焉且古詩人有兼雅頌備正變一人之作屢出而愈美者必儒者之盛也野人女子偶然而言中雖已錄於聖人然使更益爲之則無可觀已後世小才鬼士天機間發片言一章之工亦有之而哀然成集連牘殊體累見詭出閎麗譎變則非鉅才而深於其法者不能何也藝與道

合天與人一故也如先生殆其是與先生爲國大臣有希周召吉甫之烈籛不具論論其與三百篇相通之理以明其詩所由盛且與海內言詩者共商榷焉

左仲郭浮渡詩序

姚鼐

江水既合彭蠡過九江而下折而少北益漫衍浩汗而其西自壽春合肥以傳淮陰地皆平原曠野與江淮極望無有瑰偉幽邃之奇觀獨吾郡潛霍司空龍眠浮渡各以其勝名於三楚而浮渡瀕江倚原登陟者無險峻之阻而幽深奧曲覽之不窮是以四方來而往遊者視他山爲尤衆然吾聞天下山水其形勢皆以發天地之秘其性情闔常隱然與人心相通必有放志形骸之外冥合於萬物者乃能得其意焉今以浮渡之近人而天下往遊者之衆則未知且暮而歷者凡

皆能得其意而相遇於眉睫間耶抑令其竟抑遏幽隱榛莽土石之間寂歷空濛更數千百年直寄焉以有待而後發耶余嘗疑焉以質之仲郭仲郭曰吾固將往遊焉他日當與君俱余曰諾及今年春仲郭爲人所招邀而往不及余迨其歸出詩一編余取觀之則凡山之奇勢異態水石摩蕩煙雲林谷之相變滅悉見於其詩使余恍惚若有遇也蓋仲郭所云得山水之意者非耶昔余嘗與仲郭以事同舟中夜乘流出濡須下北江過鳩茲積虛浮素雲水鬱藹中流有微風擊於波上其聲浪浪磯碕薄漏大魚皆書然而躍諸客皆歌呼舉酒更醉余乃慨然曰他日從容無事當裹糧出遊北渡河東上太山觀乎滄海之外循塞上而西歷恆山太行太岳嵩華而臨終南以弔漢唐之故墟然後登岷峨攬西極浮江而下

出三峽濟乎洞庭窺乎廬霍循東海而歸吾志畢矣客有戲余者曰君居里中一出戶輒有難色尙安盡天下之奇乎余笑而不應今浮渡距余家不百里而余未嘗一往誠有如客所譏者嗟乎設余一旦而獲攬宇宙之大快平生之志以間執言者之口舍仲郭吾誰共此哉

謝蘊山詩集序

姚鼐

南康謝蘊山先生奮迹江湖迴翔詞館者十餘年出而分符秉節者又二十餘年醴初識之於庶常館中時先生之年尙少而文采已雄出當世矣自是與先生屢有離合惟丙申丁酉之歲遼東朱子頴轉運淮南邀鼐主梅花書院適先生來守揚州其時相從最久遊蓋接影於山水之區三人屢以酬詠相屬先生才豐氣盛銳挺焱興不可阻遏非特如鼐輩者

望而自鄙雖才雄如子頴亦未嘗不以爲可畏也然先生殊不以所能自足十餘年來先生之所造與時俱進今者觀察河淮自定其詩集成若干卷而往時宏篇麗製人所驚歎以謂不可逮者先生固已多所擯去矣夫豈非才高而心逾下識精而志彌遠者與是以其詩風格清舉囊括唐宋之精備有闕闕幽深之境信哉詩人之傑也且夫文章學問一道也而人才不能無所偏擅矜考據者每窒於文詞美才藻者或疏於稽古士之病是久矣鼐於前歲見先生著西魏書博綜辨論可謂富矣乃今示以詩集頴空靈馳蕩多具天趣若初不以學問長者余又以是知先生所蘊之深且遠非如淺學小夫之矜於一得者然則謂之詩人固不足以定先生矣子頴自去淮南奄終於京國獨先生從宦益久功名益盛文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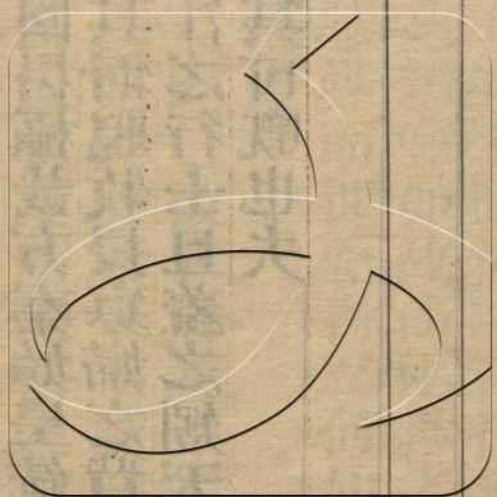
亦益多今子頴遺集得其子白泉觀察鐫板江甯縣方爲之序而先生集亦適來回憶疇昔往來兩君之集盡觀文章之豪雋日月逾邁驚憊如故而兩君之間將竝大傳於時與名其間其爲可感歎而愧慙者又何如也是爲序

書貨殖傳後

姚鼐

世言司馬子長因已被罪於漢不能自贖發憤而傳貨殖予謂不然蓋子長見其時天子不能以甯靜淡薄先海內無校於物之盈絀而以制度防禮俗之末流乃令其民仿效淫侈去廉恥而逐利資賢士困於窮約素封僭於君長又念里巷之徒逐取十一行至猥賤而鹽鐵酒酤均輸以帝王之富親細民之役爲足羞也故其言曰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又次教誨之整齊之夫以無欲爲心以禮教爲術人胡弗甯國奚

不富若乃懷貪欲以競黔首恨恨焉思所勝之用刻剝聚斂無益習俗之靡使人徒自患其財懷促促不終日之慮戶亡積貯物力凋敝大亂之故由此始也故譏其賤以繩其貴察其俗以見其政觀其靡以知其敝此蓋子長之志也且夫人主之求利者固曷極哉方秦始皇統一區夏鞭笞夷蠻雄畧震乎當世及其侷睨牧長寡婦之貲奉匹夫匹婦而如恐失其意促訾啜汁之行士且羞之矧天子之貴乎嗚呼蔽於物者必逆於行其可慨也夫



爾雅正義序

邵晉涵

上古結繩爲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工以父萬民以察  
由是成命百物序三辰以固民至於成周文章大備詁訓日  
滋元聖周公始作爾雅以觀政辨言周室既衰羣言淆亂折  
衷至聖六藝以彰七十子之徒發明章句增成其義傳爾雅  
三篇其爲書也重詞累言而意旨同受依聲得義而假借相  
成宮室器用之度歲時星辰之行州野山川之列草木蟲魚  
鳥獸之散殊或因事以爲名或比類以合誼其事則觀指而  
可識其形則隨象而可見通貫六書發揮六藝聚類同條雜  
而不越敷繹聖訓則天地萬物之情著矣揚於王廷則宣教  
明化之用遠矣漢初經始萌芽爾雅嘗立博士厥後五經並  
立其業益顯通才達儒依於爾雅傳釋典藝沈潛乎訓詁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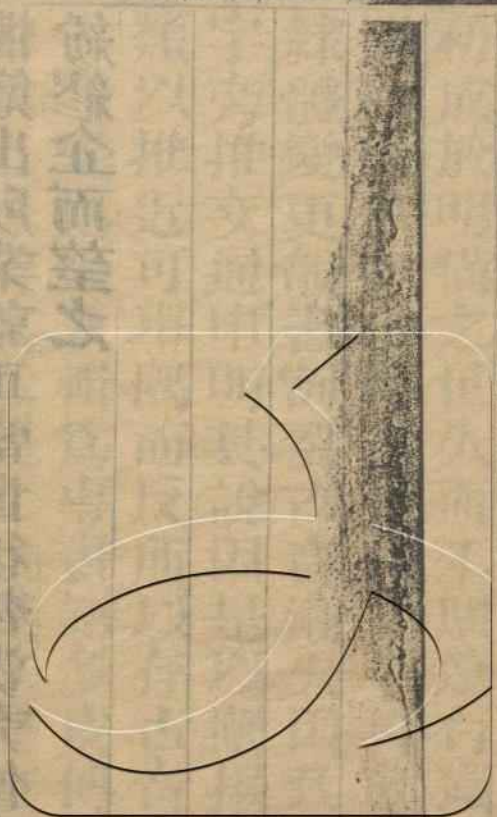


澈其指歸故用日少而畜德多三十而五經立矣魏晉以降  
崇尚虛無說經者務爲鑿空憑臆違離道本爾雅之學殆將  
廢墜惟郭景純明於古文研覈小學擇擇羣藝博綜舊聞爲  
爾雅作注援據經傳以明故訓之隱滯旁采諺語以通古今  
之異言制度則準諸禮經藪澤則測其地望詮度物類多得  
之目驗故能詳其形聲辨其名實詞約而義博事覈而旨遠  
蓋舊時諸家之注未能或之先也爲之疏者舊有孫炎高綽  
二家今皆不傳邢氏疏成於宋初多掇拾毛詩正義掩爲已  
說間采尙書禮記正義復多闕略南宋人已不滿其書後取  
列諸經之疏聊取備數而已晉涵少蒙義方獲受雅訓長涉  
諸經益知爾雅爲五經之鎔鑄而世所傳本文字異同不免  
訛舛郭注復多脫落俗說流行古義寢晦爰掘唐石經暨宋

槧本及諸書所徵引者審定經文增校郭注仿唐人正義釋  
其義蘊彰其隱蹟竊以釋經之體事必擇善而從義非一端  
可盡漢人治爾雅若舍人劉歆樊光李巡孫炎之注遺文佚  
句散見羣籍梁有沈旋集註陳有顧野王音義唐有裴瑜注  
徵引所及僅及數語或與郭訓符合或與郭義乖違同者宜  
得其會通異者可博其旨趣今以郭氏爲主無妨兼采諸家  
分疏於下用俟辯章譬之川流而會其支瀆非木落而離其  
本根也郭注體崇矜慎義有幽隱或云未詳今考齊魯韓詩  
馬融鄭康成之易注書注以及諸經舊說蒼粹羣書尙存梗  
槩取證雅訓詞意瞭然其跡涉疑似仍闕而不論確有據者  
補所未備附尺壤於崇邱勉千慮之一得所以存古義也郭  
氏多引詩文爲証陋儒不察遂謂爾雅專用釋詩今據易書

周官儀禮春秋三傳大小戴記與夫周秦諸子漢人撰著之書遐稽約取用與郭注相證明俾知訓詞近正原於制字之初成於明備之世久而不墜遠有端緒六藝之文曾無隔闕所以廣古訓也聲音遞轉文字日孳聲近之字義存乎聲自隸體變更韻書割裂古音漸失因致古義漸湮今取聲近之字旁推交通申明其說因是以闡揚古訓辨識古文遠可依類以推近可舉隅而反所以存古音也草木蟲魚鳥獸之名古今異稱後人輯爲專書語多皮傳今就灼知副實者詳其形狀之殊辨其沿襲之誤其未得實驗者擇從舊說以近古爲徵不敢億必之說猶郭氏志也惟是受性顛愚識限方域羸事編輯固陋是虞維時 盛治右文翊經惇學秘簡鴻章彙昭壁府幸得以管窺錐指之學觀書石室聞見所資時

有增益歲在旃蒙協洽始具簡編舟車南北恒用目隨意有省會復多點竄十載於茲未敢自信而中年意思零落性多遺忘耳目所接時或失焉抱殘守獨凜凜乎以不克聞過爲懼勉出所業就正當世後哲洪秀偉彥之倫叩其兩端匡厥紛繆企而望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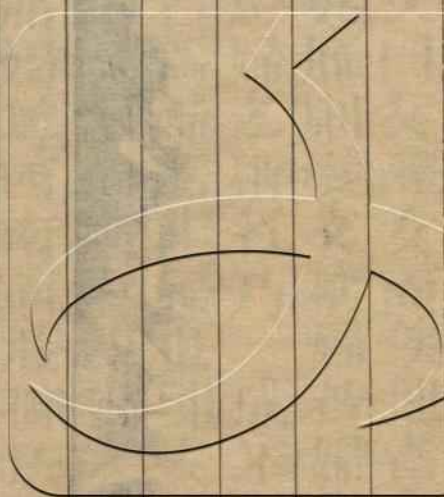
書陸朗夫先生祠堂論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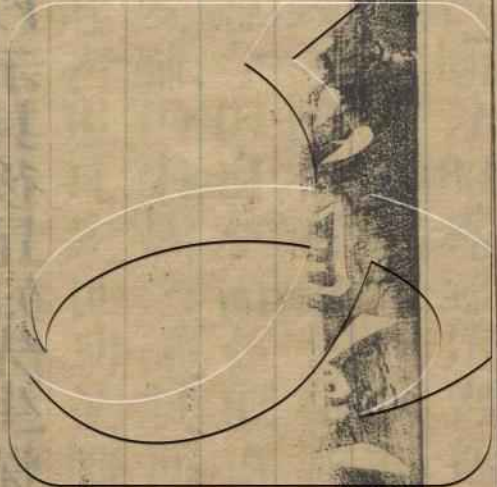
王元啟

僕於辛巳夏遷居郡城於中門外正寢之東設立五龕最西曰祧室次東曰高祖室又東曰曾祖室又東曰祖室極東曰考室自高祖以下四時常祭祧主則惟歲終祫祭及之其旁親無後之主則令以孫祔食於祖至高祖既祧而止祧室之制鄙人所特創蓋古有始祖之廟凡已祧之主得各按其昭穆以次祔於左右之夾室今無始祖廟則五世以前之主位置無所與高祖以下四親同列則無親疎之殺若從魏晉已降毀瘞之義不特非禮經所有為人孫子之心尤有惻然大不安者廟與墓一也墓藏魄廟藏主主依神神與魄豈有異哉今使有人焉於五世以前之祖墓戕其松柏平其邱壟甚者火其遺骸使先人體魄不獲久甯其所世且以此爲有人

心乎哉故祧室之設所爲禮緣人情可以義起者也其以西爲上則又何也人道尙左鬼道尙右非泥古訓陰陽之義自然之理也且古廟分昭穆雖迭毀迭遷始終不離故所今以中左爲高中右爲會高左爲祖會右爲考廟有定而高曾祖考無定則遷毀之際右者忽左左者忽右數徙無常恐非神道尙清靜之意今但自左而右取古人漸而卽遠之義庶幾人鬼皆得其安雖仍宋儒之議其所以斷然不從今俗則亦鄙人之以義起者也凡先世功德雖微其爲吾高祖之所自出者吾子孫皆其遺胤豈忍擯之使不得與血食惟舊主久毀雖有名行可考僅可書之譜牒記所謂有其廢之莫敢舉也至於旁親無後之主吾子孫本非其胤特以親屬未盡故令禘食焉親盡則義不相關卽爲非所當祭之鬼虛存其主

又恐祧室不足以容之兩皆不可則從魏晉毀瘞之議或亦義之所可安也以上悉出鄙人私見因未親有道無所是正今讀朗夫先生祠堂論斥世俗背禮違制之非特本朱子家禮稍爲損益以示其後昆知先生深於禮者敢并以私意請質焉





讀曾子問

余廷燦

女未廟見而死歸葬於女氏之黨示未成婦也此曾子問之  
 言也而以儀禮推之則其說有不可通者儀禮載士昏禮曰  
 女次純衣纁紉立於房中南面又曰女從者畢衿元纁笄被  
 纁纁在其後又曰父醴女而俟迎者又曰女出於母左皆稱  
 女也至壻既奠雁則變文稱婦若婦從降自西階壻御婦車  
 婦乘以凡自是婦之稱名乃一成不易凡以女辭父母而適  
 人即宜正其名為婦藉非婦也即安得從人以往哉儀禮又  
 載婦至主人揖婦以人及寢門揖人升自西階腓布席於奧  
 夫入於室即席婦尊西南面媵御沃盥交又曰贊告具揖婦  
 即對筵皆坐皆祭又曰三飯卒食又曰卒爵皆拜贊答拜受  
 爵再酌如初無從三酌用盃亦如之又曰主人說服於房媵

受婦說服於室御受又曰主人入親說婦之纓燭出此皆婦初至之文儀禮序次甚詳者今以未廟見死而曰未成婦則古者三月而後廟見設距廟見止數日而死豈有女子與其人共牢而食合昏而醕而又委身於人至一月二月近於三月之久尙得謂之非婦哉且不得稱婦則必稱女然稱女之不可不待習禮者識之又可知已十二死者為下殤以其知有父子之情則死必立之主名雖幼不得畧之耳今稱婦不可稱女又不可是使二十而嫁之女子一死遂無所屬死生命也而竟等於棄婦不重為女子累哉或曰此以見廟見之重耳然予讀儀禮載納采主人筵於戶西西上右几鄭康成注云主人女父也筵為神布席也以先祖之遺體許人故受其禮於禰廟是女氏久重其事於廟矣親迎時女之於廟雖

不詳其禮然必請於廟而後行又可知也不幸未廟見死即歸葬於女氏之黨是同一廟也於夫家之未廟見者則義不可留故足以見廟見之重於女氏之已告於廟而行者則不妨再返不又以見告廟之輕哉或因儀禮經也曾子問變禮也予曰變而不失其正而後可通也若未廟見死則曰未成婦以儀禮推之而實有不可通者也因次之以俟通經者解焉

書王蕃渾天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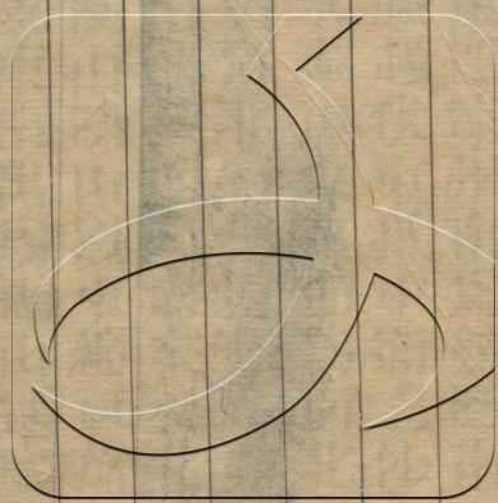
余廷燦

王蕃渾天說曰天之形狀似卵天包地外猶卵之裹黃圓如彈丸故曰渾天言其形體渾渾然也其術以為天半覆地上半在地下天居地上見有一百八十二度半強地下亦然北極出地上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下亦三十六度而嵩高正當

天之中極南五十五度當嵩高之上夫嵩高不在極南之九十一度而在五十五度是則嵩高本非天之中也惟就出地所增之三十六度與入地所減之三十六度均其兩端以取中其下適直嵩高渾天家遂標嵩高爲天之中矣故推步者謂夏至日道入赤道北二十四度北距嵩高弧背九度餘夏至日道下直衡岳晷無影而從嵩高至衡岳夏至日道圓天之弧背以弧矢術求弦得衡岳距地中弦徑約九度餘是則嵩高本非天之中也特緣出地入地之度折其低昂以表天中使測算者有所依據界段亦猶洛邑本非大地之中也特緣王畿五服之地折其里道以表土中使享王者知所環嚮會歸也今新麻家自侈獨得乃歷指前人之說爲不然康熙初西士南懷仁入京師深詆天圓地方之說及以九州爲中

國之誤其言曰天之包地如卵裹黃未有卵圓而黃乃方者天地既圓則所謂地中者乃天中也此惟赤道下二分午中日表無影之處爲然懷仁與會士來時曾身履其處乃真所謂地中者其言似自矜其創而確不知從南極北極均其兩端以取中則天地之中自在南戴赤道下之國不在嵩高洛邑然古人但就赤道北之中國言中其不言者往往隱寓其意初不必明著其詞故言北極而不言南極寫蓋天而不寫渾天古聖人固多闕於所不見要其所闕者固無不心知之者而豈有所疏漏以待後人補闕之乎昔程子謂地無處而不爲中蓋以地體混淪至順極厚高下相循四顧旁礴非有方隅非有邊際隨人所處無適非中及明末利瑪竇入中國言地原無上下無正面四周人著其上以爲不宜之祕而不

知程子已先發明之及近日宣城梅定九出又推闡周髀經以爲亦原如此說何必西學今使論中於南極北極之下潛見絕判寒暑絕懸甚或半年爲晝半年爲夜此則晝夜不均羸縮互異誠不可以言中至論南戴赤道下之國日之出沒於地上下皆半周天初無永短之異周髀言冬有不死之草歲有再熟之禾豈非得氣至平誠天地之中乎然使一歲之內晷影絕無短永無進退饒乏之漸無陰陽消息之平執一拘墟揆之於理亦中而非時究非中之至也如是則惟九州中國之地晷刻淹速寒暑升降一一與晦朔弦望春夏秋冬相推移乘除毫無缺欠而洛邑又其中之中者周禮地官所謂天地四時之所交合陰陽風雨之所和會信乎其爲至理而非虛言也周公豈欺我哉尙書孔氏疏謂渾天必古有其法遭秦而滅則渾天必不徒營自洛下閎度自鮮于妄人象自耿壽昌而有所受之於古偶就王蕃渾天說尋繹其詞其隱括後來西人之說固已有端倪可見者因論次之







陝西甘肅之山遠自蔥嶺于闐而東分爲兩支其北支自肅州崑崙山東踰嘉峪關逕肅州甘州南爲祁連山東逕永昌南爲雪山又東逕涼州南爲姑臧南山巨數郡延袤千餘里皆一山也山脈起伏東抵中衛之沙山又東結爲黑山而迄於黃河其脈未盡復東出而爲南北二支其一支東北出爲賀蘭山遙掖黃河北行逕靈州甯朔甯夏之西北抵平羅北三百里爲黑山陝甘之境盡矣又北出逕古定襄迤東抵高關又東而爲陰山陰山以東綿亘萬里極於遼海天所以限中外也其一支東南出爲橋山逕慶陽之東鄜州延安之西南盡三水之分水嶺北盡葭州艾高坪綿亘八九百里東北抵河陝甘之境盡矣祁連從關外自西而東自古界畫羌胡

陝甘資政錄諸山總序

戴祖啟

陝西甘肅之山遠自蔥嶺于闐而東分爲兩支其北支自肅州崑崙山東踰嘉峪關逕肅州甘州南爲祁連山東逕永昌南爲雪山又東逕涼州南爲姑臧南山巨數郡延袤千餘里皆一山也山脈起伏東抵中衛之沙山又東結爲黑山而迄於黃河其脈未盡復東出而爲南北二支其一支東北出爲賀蘭山遙掖黃河北行逕靈州甯朔甯夏之西北抵平羅北三百里爲黑山陝甘之境盡矣又北出逕古定襄迤東抵高關又東而爲陰山陰山以東綿亘萬里極於遼海天所以限中外也其一支東南出爲橋山逕慶陽之東鄜州延安之西南盡三水之分水嶺北盡葭州艾高坪綿亘八九百里東北抵河陝甘之境盡矣祁連從關外自西而東自古界畫羌胡

甘涼河湟之阨塞也賀蘭自南而北循河西出塞垣其山後則諸夷出沒之藪也橋山自西南抵東北起於西河之東而竟於東河之西此三山者不見於禹貢惟合黎爲祁連北出之支山而弱水出於窮石窮石亦祁連之麓也此陝甘北支諸山之大概也其南支自大積石東至西傾又東北至於鳥鼠又東南至於朱圉又東而爲隴爲汧爲吳嶽汧隴據秦甯鳳漢之會當陝甘兩省之交實南支之統會也自是而東亦分南北二支其一支東北出踰鳳翔而爲岐山又東北爲乾州之梁山又東至醴泉爲九變又東北至淳化爲甘泉又東北爲嵯峨又東爲富平之荆山其尾爲朝阪迄於河此秦晉之要塞也陝甘之境盡矣溯河北上又起而爲韓城之梁山爲龍門與河東壺口雷首諸山脈絡潛通形勢相倚此禹貢

所謂導汧及岐至於荆山逾於河又所謂既載壺口治梁及岐者也凡此諸山皆在渭北竝渭東行關中人統謂之北山其一支東南出踰寶雞而爲太白山又東爲終南秦嶺又東爲驪山其陽爲藍田山又東爲少華又東爲太華其陽爲維南之熊耳熊耳南出爲商山商山東爲武關太華之東爲潼關皆阨塞也又東迄於河陝甘之境盡矣凡此諸山皆在渭南亦竝渭東行關中人統謂之南山自西傾至太華二千餘里東西相望南北地道相準禹貢所謂西傾朱圉鳥鼠至於太華者也荆山之脈逾河而爲雷首華山之脈亦逾河而爲雷首雷首者又此南北兩支之再會其下則禹貢所謂底柱析城至於王屋太行恆山至於碣石入於海古謂之天下之脊也汧隴之交又南出而爲甯羗之嶓冢循漢而東爲大巴

山此南支之別出者也巴山之南接四川之小巴山陝甘之境盡矣此陝甘南支諸山之大概也由此觀之甘涼之山以百數祁連爲之宗靈朔近塞之山以百數賀蘭爲之宗鄜延慶之閒山以百數橋山爲之宗岷洮之山以百數西傾爲之宗秦鳳之閒山以百數汧隴吳嶽爲之宗鳳邠之山以百數梁岐爲之宗渭陽之山以百數九巖截辭爲之宗同華之山以百數荆梁爲之宗關中之南其山以百數太白終南爲之宗商洛之山以百數太少二華爲之宗襄沔之山以百數嶓冢爲之宗漢濱之山以百數大巴山爲之宗夫散而難稽者形也遠而可會者脈也伏而不可見者山之脈也顯而可循者水之流也今但主黃河渭漢三大川自西河以西標祁連賀蘭以東標橋山河之上流標西傾其下流標荆梁龍門渭

之源標鳥鼠渭之上流標汧隴吳嶽渭之北標九巖甘泉嵯峨渭之南標太白終南少華太華漢之源標嶓冢漢之上流標大巴山自餘重峯疊嶺名不可紀數不能終者非此諸山之龍卽諸山之麓否則其別支也其脈雖不可盡放各從其相近之郡縣而附錄焉觀吾書者縱橫數千里之閒山河阨塞棊布星置亦可以瞭然如指諸掌矣

陝甘資政錄諸水總序

戴祖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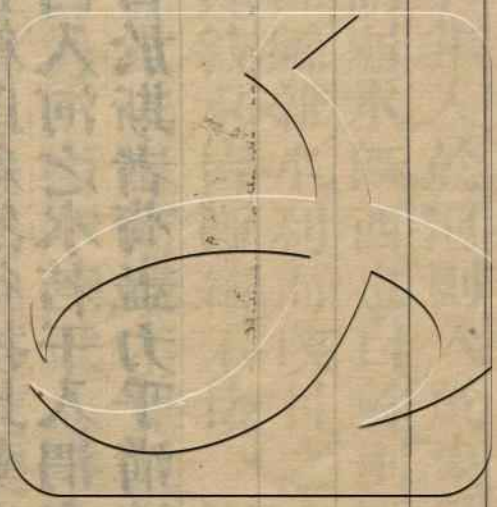
陝甘兩省之水據天下之上游分支別派奚啻萬千然總其大綱惟三而已一曰黃河二曰東漢水三曰西漢水自河湟而東北盡甯夏之北境黃河之貫於甘肅者也出府谷之北南至於華陰黃河之繞於陝西者也自甯羗之嶓冢而東北又東而南穿漢興之境迄於湖廣之鄖西此漢水之繞於陝

西者也由秦州嶓冢而西南合白水為嘉陵江又西南迄四  
 川之廣元此西漢水之貫於陝甘之間者也黃河自華陰合  
 涇渭而東越濟而南合淮泗而注於海漢水由東南穿半楚  
 西漢水由西南穿全楚各注於江又合江而同注於海自晚  
 周而後江淮溝通河濟淆亂天下之大水莫不發源於陝甘  
 行千萬里跨數省之地及其下流淮海之間四瀆幾通為一  
 而天下之大利大害興焉此天下之大勢所謂陝甘據其上  
 游者也夫觀水者萬川宜知其同匯異原宜總以同流則可  
 以約而盡矣河蘭之間諸水皆入於灘而灘則入於河洮岷  
 諸水皆入洮水而洮水入河西甯碾伯之水皆入湟水及浩  
 疊而湟水浩疊皆入於河固原中衛之水皆入高平川榆靖  
 懷遠諸水皆入奢延水神木諸水皆入屋野河葭州諸水皆

入秃尾河清澗延川諸水皆入秀延河延安數邑之水皆入  
 灌筋河而數者皆入黃河自安化而東南逕鄜延川郡之水  
 皆入於洛自同耀至富平諸水皆入漆沮自平涼以東南合  
 馬蓮河逕邠州醴泉涇陽高陵之水皆入於涇而此三四大  
 川者皆入於河自渭源隴西以東諸水皆入於渭由靜甯秦  
 安以下諸水皆入於隴隴州以下皆入於汧鳳翔閿郡之水  
 皆入於雍盩鄠以東諸水皆入於豐於瀆於澇於瀾瀆新豐  
 諸水皆入於潼於戲而隴州雍豐瀆澇瀆潼戲諸大川皆  
 入於渭而渭總入於河華山之陽商州洛南之水皆入於南  
 洛而洛水亦由豫而入於河南山之南經流為漢其支流之  
 大者為澧水沮水褒水廉水壻水洋水木馬河饒風河月河  
 閿河洵河丹水甲水而皆入於漢隴山之西經流為西漢支

流之大者爲白水羌水故道水而皆入於西漢由此言之河也者陝甘疆半之水所歸也東西兩漢者陝甘小半之水所歸也兩省之水非入於河則入於東漢西漢惟張挾河西流出塞禹貢所謂弱水旣西也自餘則斷港絕潢爲一隅之利病總之以各郡縣雜水利而陝甘之水無餘滴矣觀省志及府州縣各志其敘水皆斷續不接一川而割之數十州縣數十州縣而疊見此一川前旣不見其所發後亦不見其所歸蓋其分疆絕界勢不得不然此志乘之所以難稽也其於山也亦然然山之連亘數郡如祁連終南者絕少水則略有源流必更數縣寸寸截之觀者孰從而尋之今則祖水經之法綜兩省之水自源徹流各聚一篇河則自積石以至於底柱涇則自安化以至於高陵渭則自渭源以至於同華漢則自

甯羌以至於鄖西嘉陵江則自秦州以至於廣元其他諸水莫不皆然此桑鄴之遺法也然水經及注方說經流忽轉支派正支未了又入旁支比歸其原目眩已久今則經流先敘各條貫成篇正篇旣終然後按地勢之先後以次敘旁入之支而先標之曰入河之水若干入渭之水若干庶乎若網在綱有條不紊官於斯者苟盡力乎溝洫則斯書也可以備參攷焉



書勉齋要語後

懋齋文錄

高如岱

子朱子爲聖賢之正傳世咸知之然真知其學者實鮮其好異者則謂朱子晚年方知反約窮源而凡講學窮理皆中年未定之說而不足爲據闕其說者則又謂朱子之學莫要於讀書窮理而凡考訓釋習文義者皆晏然自以爲朱子之徒也由前之說則是朱子刻意經學不惟非其生平所得力而反爲受病之處由後之說則是朱子所以明道者惟在乎句讀文義之間雖名爲繼孔孟之絕學而其實無異於漢儒之傳經也蓋自人各以其意相求而朱子之道晦也久矣勉齋黃先生曰先師以一生辛苦著書以惠後學光明燁燁而諸生莫有能達其旨趣者以是深以爲懼時朱子之沒未久也勉齋之言已若此況後此且數百年之久乎夫均之求放心

也而求之之道且多端焉均之道問學也而道之之功有異致焉不求其真而徒循其迹是以或重內而輕外或逐末而忘本各陷於一偏而道卒有不明不行之歎也余讀勉齋文集見其與朋友往復必孜孜以虛心求益講習玩索為事而深戒夫自執已見安於速成之非至其論用力切要處則又必以戒懼慎獨存心養性為先而深鑒夫尋行數墨入耳出口之弊先生朱門之高弟也觀其所發明則朱子之學可以識其原委矣朱子得聖學之正傳先生則其見而知之者與朝夕玩讀之餘爰掇其要語若干條彙為一編以為求朱子之學者必自此始也

書庶孫不為庶祖母服斬議後

馮偉

虞東顧氏為庶孫為庶祖母服三年議謂庶子於其母得伸三年父之所不降子亦不得降也欲明嫡庶之分而降其父之所不降非聖人制禮之意也余疑其說未然也考宋庾蔚之謂所後父若承祖後則已不得服庶祖母也父不承重已得為庶祖母一周庶無傳祭故不三年也此庾氏之說當為定論夫服以三年為極惟父母得行之故庶子父歿得伸其母服以為母子天屬之親不當為禮屈也為父母三年為祖母服期故庶子得伸其私常也非變也父卒而後為祖父服斬受重也為祖母三年與祖同體也變也非常也今欲服庶祖母三年既無受重之義又非與祖同體何所據而尊卑乖舛如此也且今之服祖母三年者獨嫡孫一人耳庶孫雖皆

祖母所出不得均服三年父之所不降子固已降之矣如此一庶孫為其庶祖母服斬而為其嫡祖母反不過期不特庶同於嫡且庶加於嫡矣不更舛乎顧氏謂承重為宗法設也後世宗法已廢為祖後者不問其祖之果適與否皆被以承重之名已與古義不相應而猶執言庶孫不為祖後無重可傳以抑人仁孝之思亦與於不仁之甚矣愚謂庶孫不得服庶祖母斬不論傳重不傳重也言傳重則庶祖母不與祖父敵體不得與祖母一例言不傳重則孫為祖母服期不以妾而降可謂厚矣至謂後世無承重之禮則更疎且禮有孫為庶祖持重之議顧氏豈未考乎晉劉智曰繼祖者不惟為大宗也喪服傳與小記皆云庶子不為長子三年不繼祖與禰也兩舉之者明父之重長子以其當為禰後也父為已當繼

祖故重其服則孫為祖後者不得獨輕豈三年矣若不三年則闕父卒為祖後之義也杜琬云曾祖是庶而祖父是嫡又是嫡孫矣若庶祖無嫡可傳則非正體乎上傳重之義也庾蔚之謂祖庶父嫡已承大統而不謂之繼祖則祖誰當祭之今欲伸庶祖母之服而蔑嫡孫為庶祖後之禮一本之親嚴父之義於此不可見矣古人言無輕議禮殆謂是也乃援禮家言論之如此以俟言禮者折衷焉

毛文簡公遺稿題後

馮偉

毛文簡公遺稿二卷萬曆中公之從曾孫侍御在按中州時所刻蓋什百中之一二耳予得之侍御曾孫惠公惠公今為農家子也羅文莊公大泌山人為之序大泌山人之言曰明興鴻昌龐茂之運無如敬皇朝一切新進喜事悉不用薦紳



大夫重去國國多白首魁壘之臣人有君子長者之行而文章醇厚爾雅稱盛時風公丁其時所漸染爲多其持論根極道理通政術而匹夫匹婦可以喻其氣舒徐不迫充然而若未竟其意澹然若無深思而醞藉有餘味其爲人不爲虛美而擘緩有情按其編而知其爲敬皇帝時人也今去公垂八十年作者如林大都刻剝以見法馳騫以見學卓詭以見才藻豔以見情至封事彈奏果於措擊若聚訟罵坐議者竊病其爲世道之流弊矣於戲以若所長公豈其欲之而不能哉所不爲也偉讀而歎曰懿哉大泌山人之言乎吾嘗謂明之衰亂不兆於神宗而兆於世宗今觀此序可以見一代文章之升降焉可以見一代士風之醇醜焉可以見一代臣節之忠邪焉可以見一代國祚之興替焉可不謂知言乎悲夫清

廟闕宮非岍獄之徑稽經諏禮非糜死之媒師丹司馬光非龍比之亞大禮之議起至於杖謫死者數十百人士類褫氣同朝一空不祥莫甚於此仁鳥覆巢鷹鷂縱啄君臣之變從古未聞焉然何孟春等唱合數百人伏闕固諍以衆取勝以氣脅從大誦祖宗撼門慟哭幾於訕矣何以諫爲羣臣欲存敬皇帝父子之緒而遂忘君臣之體安在其爲愛國乎然後嘆公之秉經陳善百折不回却璣珠於清夜辭太宰如脫屣不可則止進退雍然身旣沒而易名予祭元首股肱之分始終在焉雖公之幸未及乎熾盛與抑守死持義而不矜節不噉名者天下有幾人哉此可爲後世事君者鵠也予旣味公文而深感於大泌山人之言後之論古者所當知也乃錄其語而還之惠公惠公其尙訓子孫以續戎祖考一奮起於田

開也哉之惠公惠公其尚嗚乎

又所樂思惟大湖山人之清野之

地皆皆天不降妖人若此何

列道識繼公之幸未疑乎

不四顧也

聖公之乘聯刺善百世不同

那皇帝父午之融而

履曾於大觀而宗繼門

古未聞而

同傳一室不執莫其效其

前以之亞大難之

國朝文錄

國朝文錄卷之二十三

序跋類十一

讀古本大學

彭紹升

大學一書古聖人傳心之學也傳心之學明明德一言盡之矣親民者明德中自然之用非在外也民吾同體親之云者還吾一體而已矣故下文不曰親民而曰明明德於天下心量所周蕩然無際民視民聽即吾視聽民憂民樂即吾憂樂如太虛空物無不覆是謂明明德於天下故曰一日克已復禮天下歸仁焉歸仁非在外也亦還吾一體而已矣至善者明德中自然之矩所謂天則也見龍无首乃見天則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所謂至也故道莫先於知止矣知者明德之所著察止外無知知外無止止外無知是謂知本知外無

止是謂知至知至云者外觀其物物無其物物無其物是謂  
物格內觀其意意無其意意無其意是謂意誠進觀其心心  
如其心心如其心是謂正心由是以身還身以家還家以國  
還國以天下還天下不役其心不動於意不殺於物是謂身  
修家齊國治天下平而其機莫切於知本至家國天下以身  
爲本而身以知爲本故反復於本末之辨而終之曰此謂知  
本此謂知之至也知本則知止知止則知至不其然乎雖然  
本末易知也知本矣而其功莫精於誠意蓋亂吾知者意也  
意之動而好惡形焉是不可得而遽泯也慎之於獨而已矣  
慎之於獨無有作好無有作惡而已矣如惡惡臭如好好色  
言無作也無作則無意矣心廣體胖此其徵也淇澳烈文德  
之所被民不能忘一誠之所貫浹也所謂誠於中形於外也

何以誠之反之於獨而已矣反之於獨不昧其知謂之自明  
用其極者自明之極本斯在是矣緝熙敬止其功也仁敬孝  
慈信一止也極也大畏民志通天下之志也意既誠矣知斯  
止矣知本之說也然則學者宜知所以事心矣心本無所有  
所不可也本無不在有不在不可也善事心者納之於一矩  
而已矣所謂正也自身而家自家而國自國而天下納之於  
一矩而無不修且齊焉治且平焉矩也者所謂極也至善也  
絜矩云者即本以知末止於至善明明德於天下之實也君  
子先慎乎德反本而已矣彼好惡拂人之性者豈其性異人  
哉舍本而逐末卒爲天下僂本其可不務乎故曰自天子以  
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

讀史記二首

彭紹升

費無極譖伍參而殺之子胥逃之吳卒用吳以覆楚或問曰子胥之覆楚義乎曰不識也譖參者無極也於奢為故殺讎之可也平王君也又於奢為誤殺讎之不可也且無極殺奢而楚旋殺無極子胥之仇則已復矣讎已復而猶怒其君戮其尸以覆其國及其君之子嗜其甚也且其於吳又不得為忠臣也窺光之隱而進鱗諸焉以成其逆一何忍也好兵者必亡國吳之亡由其好兵也吳之好兵子胥教之也嗚呼以一人之讎覆二國仁者不為也其為夫差謀似也然而夫差之亡非亡於越也由其好兵也由其好兵不亡於越亡於楚矣不塞其原塞其流智者不為也

孝文之詔單于也曰天不頗覆地不偏載朕與單于皆捐往細故俱蹈大道使兩國之民若一家子元元萬民下及魚鼈上及飛鳥跂行喙息蠕動之類莫不就安利而避危殆故來者不止天之道也大哉言乎凡有血氣之屬必有知有知之屬其同一氣也同一性也則同一天也天也者生生而已矣體天之心者亦生生而已矣然而漢之臣雖能言如賈生未究乎斯義也其所為痛哭者非也知之者其董生乎故曰王者任德而不任刑觀於孝文之世天下安百姓足而刑幾措非任德之效乎嗚呼生生之心其入人之深如寒暑之浸萬物而靡有閒也既其後雖以孝武壞之而弗能斬也雖以王莽奪之而弗能絕也至四百年而後已也豈不盛哉

震川文錄序

彭紹升

予讀震川歸先生文愛其俯心而言汪洋憺怕獨深於性情之際以為古之作者當如是也夫文之為道微矣顧自南宋

以來知言之士取足以達意而止卽達亦未始非聖人之訓然而主文譎諫風人之情也朱絃而疏越一倡而三歎古樂之遺也是則達之爲言殆未足以盡文之變也先生生明中葉以降皇極不張封疆多故累朝休養富庶之效日耗蹙先生有隱於衷其於國家治亂之幾人才消息之故以及賦役水利海防諸大政熟復於中而形於言多鑿鑿切利病而其言或不敢以盡卽盡矣而不傷於激蓋風人之情在焉至其俯仰身世反觀默省時復超然遠覽歉然而不自足故其音悲渺而深長此先生之所存有未可一二爲流俗人道者矣予早歲得廣昌黃君靜山所評先生集往往善發其中意輒錄爲一帙往復不厭頃有同學友索觀之因復取先生集周覽一通續有增刪共得若干首以之頡頏歐曾諸大家庶幾

無愧先生敍項氏文以爲文章天地之元氣原其要一以自得爲本夫學期於自得而已矣自得之道抑不獨在文章而先生第以文章爲言其自知之審也其終不能無歉然者邪

望谿逸稟序

彭紹升

予少讀望谿方先生文服其篤於倫理有中心慘怛之誠以爲非他文士所能及其所書明季諸公逸事發微闡幽生氣益漏尤足使頑廉而懦立也方先生集生時所手定其後續有增刻益都李素伯得逸稟五篇書康熙閒諸公逸事皆前刻所未具自京師寄予予讀之因以見諸公之本末焉方先生與諸公同朝共事聞見確然獨視湯公差後耳其所書事蹟不獨數公之進退而已實有關於陰陽消長之幾民生休戚之故不可以無傳也嗚呼以諸公名德卓然又遭逢盛時

宜可久安其位而僉王者百計沮之必欲置之死地即幸而自全亦幾經阨隍矣彼豈獨無人心哉此大學終篇所由深惡夫媚嫉者流而古來高志之士甯伏死蓬華之閒不出也

張永夫遺稿跋

彭紹升

昔朱子論詩謂蘇州詩自在氣象近道又言作詩須從陶柳入不如是無以發蕭疎冲淡之趣無由到古人佳處夫子者之為詩亦詩家之一體耳而朱子之稱之如此何邪孔門論道曰淡而不厭曰不佞不求何用不臧蓋不佞不求淡矣不佞不求淡而不厭矣何用不臧淡之成也是故值所遇而淡焉遇不得而變之也接於物而淡焉物不得而蕩之也夫如是其於道也不庶幾矣乎吾鄉前輩張永夫先生隱於靈巖山麓食貧厲節未嘗有戚戚之容其為詩發原於陶而

沿於韋柳有神解焉不第蹈其詞而已也先生既沒沈文愨公撰別裁集既登其詩章子光重得其全稟復錄為一卷刻行之屬予為之序先生之友徐君龍友嘗推先生為古猿者予觀先生詩多吟風弄月之趣而惜先生之生去朱子闊遠不得朱子論其詩又不得從朱子游發歌聲於武夷九曲之中而暢其春風沂水之樂而以詩人老也於先生詩簡端說淡字焉

書諸名公事狀後二則

彭紹升

事狀之作將以上太常史館為易名記注之本大都出自門生故吏如韓退之之狀董李習之之狀韓是也然習之論百官行狀莫不虛加仁義禮智妄言忠肅惠和處心不實苟欲虛美於所受恩之地然而當日之文求得如韓李者亦已鮮

矣至唐書藝文志載李氏海內先賢行狀朱晦翁書濂溪先生事實則生不同時居不同地其所論述一出於舜秉之公好初非有私昵於其間如習之所譏誠不足慮予於本朝諸名公讀其書攷其行事輒私心向往第尋覽往時記載之文或畧不具本末或煩蕪而寡體要心嘗病焉探索餘閒竊取李氏朱氏之意成事狀十六篇庶幾習之所謂指事書實不飾虛言者傳之異時徵故獻者當有取焉

文獻不足雖善無徵予之狀諸公也徵諸文者則有奏議書牘策論之篇皆當日施於朝廷達於倫物者不可以偽為也徵諸獻者則有諸公朋舊門生子姓之屬其所撰碑志行述聞見既鑿情實難淆以視夫道路之風聞稗官之勦說不既遠乎往在京師得望谿方氏未刻稟書康熙閒諸公逸事凡

數篇其敘湯文正陳恪勤得謗之由及李文貞奏對數事皆薦紳閒未及聞者今狀中所采是也而家仲兄與修國史排纂所及予因得參攷異同折中一是雖言之無文亦庶幾無所苟而已矣至所引諸書各條其目畧仿朱子伊川年譜之例自餘諸公亦有名節在天壤功烈震一世而其書不傳其蹟散佚無可攷其僅見於八旂直省諸通志者非博稽金匱石室之藏未易周知其顛末也疑者闕之以俟後之君子

儒行述敘

彭紹升

儒之道明三綱五常經緯萬事飭其叢淆使罔不順理洋洋乎天地之際逮後稍陵遲求言議之工務實者鈔門戶分是非起儒益難言矣子言之女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噫可不慎哉

良吏述敘

彭紹升

予少讀漢書至文翁朱邑之事心慕之既長往來燕齊吳越之閒與其父老游問民生所疾苦慨然以康濟為己任已而停車沂泗之濱尋顏生之故蹟攬曾氏之遺風遂浩然而歸不復出居閒既久觸事興懷攷舊聞作良吏述夫予雖無所效於世使諸公所施設不泯於人心其亦不異予之親見之也有聞諸公之風而興者焉其亦不異予之自效之也詩曰豈弟君子民之父母嗚呼豈不難哉

讀史記樂書書後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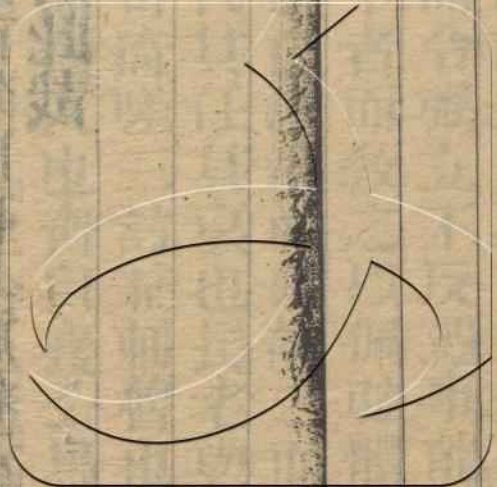
鄧夢琴

師乙告子貢曰溫良而能斷者宜歌齊又曰明乎齊之音者見利而讓夫子夏既言齊音驚辟驕志矣淫於色而害於德與鄭宋衛同譏而歌之者果何謂乎且齊既同列於風矣豈表東海者復特殊於十五國乎或曰子夏所言其音也師乙所言其詩也音與詩不同然聲成文謂之音即未有舍詩以為音者也然則師乙之言何居也曰齊當作魯蓋文之訛也上文頌雅風既以序次矣茲商魯亦各以其類從立言之體宜爾也且夫所謂宜者非但直已而陳德亦各以救其偏也商詩嚴肅而駭厲肆直慈愛者宜之所謂沈潛剛克也魯雖僭頌而其體仍風猶有禮樂教化之舊焉故曰洙泗之閒斷斷如也此真三代之遺聲也溫良能斷者宜之所謂高明柔



克也若齊俗則功利矣其人則儇疾矣其詩十一篇二爲游  
畋五爲男女之詞達於聲而比於音所以驚很辟越而志意  
驕逸也於此而令強立不反遇事能斷者賦焉以見志聽焉  
以平心是性卞者而教之以佩弦體彊者而藥之猛劑也宜  
乎不宜乎若旣已沐浴而歌詠之而猶能如魯之涉渡者壯  
者扶老者而代其任其衰也長老與幼小相讓能乎不能乎  
或曰南山敝筓猗嗟三詩兼刺魯也不得爲齊病曰其事則  
齊事也其人則齊人也齊自襄公鳥獸行下令國中長女不  
得嫁主祠爲巫兒則其淫於色而害於德所從來遠矣非學  
者所宜歌也然則風有正變歌風者又何以云宜也曰歌詩  
者或以意逆志或斷章取義若端冕以聽采唐贈芍之章其  
能不失正直清廉而謙之體乎然則宋音燕女溺志又何以  
云也曰師乙所陳者商也非宋也或宋後有詩而采風不錄  
或宋詩仍昔而其志已溺固不得以後而累其先也然則先  
儒何以不之及也曰此節本有錯簡鄭氏旣據史記正之簡  
錯者其文因之而舛固也且禮經之假借轉注以求其義者  
多矣何獨異於此哉

多矣而國異俗殊



論其文因之而後固出且斷之則骨轉封以末其錄  
謂所以不之效出口此謂本言論節準刃利則出五之節  
如宋指世音而其志自固不待以勞而致其表也然則夫  
定出曰固之則則音商出我宋世起定對音商而宋風不繼

書縱囚論後

王友亮

囚不可縱乎虞延謝方明輩為守令皆嘗行之囚可縱乎唐  
太宗一舉為歐陽子所譏斷之曰縱囚枉法上下均不可為  
也或曰天子制法守令奉法奉法則不可制法者操縱惟心  
殆無不可曷以譏曰制法者禁人之枉可先自枉乎守令枉  
法而非為名天子為名而又枉法然則帝不知為蹈襲乎曰  
知之且亦籌之熟矣守令之仁止一羆邑天子為此則震動  
寰區其名大守令之權能遣歸不能貸死萬一囚逃且得罪  
天子為此則上之德感愈深下之法防愈密囚知逃必死返  
必生其勢易處易為之勢邀大美之名天下驚為軼文景而  
將成康不知所欲爭者乃在區區之守令夫天子尊於守令  
萬倍也守令所能為而俯同焉則失政守令所不可為而效

尤焉則失刑二失備焉何以爲訓且彼動物以誠此率民於  
 偽微特不能掩之而反出其下嗚呼太宗有唐令主也貞觀  
 之政美不勝書此舉有意沽名績史者遂潛窺其隱又況後  
 世奏獄空以希刑措不務實而第欺人者哉因賦數言以  
 示之曰衣書之類矣命之曰且一辨爲天子獄北順德  
 出而罪獄乎天子獄乎而文曰然則帝不賦獄謂平曰  
 亦辨不問曰以難曰歸法者矣之球何去自球乎安合球  
 也難曰天子賦獄合乎奉去限不問賦我許對難對心  
 太宗一舉獄則謂于何難謂之曰獄囚且對上不以不何獄  
 囚不何獄乎對或謂式即難獄安合皆嘗許之囚何獄乎思  
 昔獄囚歸對 王式亮

義門列傳序

章學誠

井田封建不可復矣律令懲匪僻而不可以責仁義則其勢  
 也夫分形同氣憂樂惻切猶如一身不三數世而漸於行路  
 豈細故哉而人每習而安之原其所以分合蓋起於財貨之  
 可以私爾夫慷慨者好施而達觀者輕物當世蓋有之矣然  
 卒不能推行家政以厚風俗則愚智不齊而主持乎門內者  
 無其術也今使一父二子四孫八曾循至元孫百畝之產受  
 者無什一矣強者可以倍蕞弱者至於不能自存而天地有  
 數之生不能皆給宜其濫飽寡而無告者多矣程子曰人生  
 天地間如山之有禽獸草木未有禽獸草木日繁而山窮於  
 不給焉者然則生齒雖多誠合多人之智力而營之如一身  
 雖欲求困苦而無告者不可得矣井田之效人無甚富亦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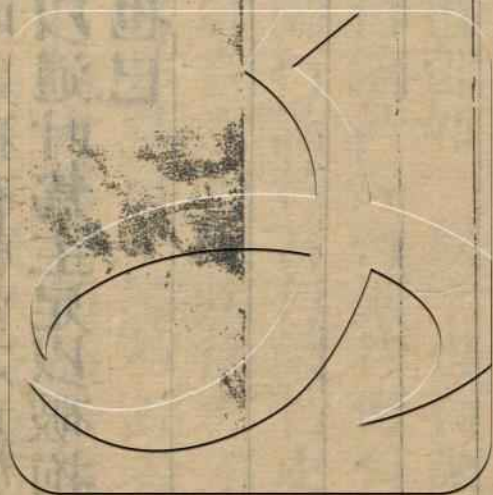
同朝文金 卷二十三  
甚貧貧富不相耀而井廬友助之道存故易於爲仁義使聚族之衆魯者操耕作而敏者業詩書強者任勞力而弱者持謀計通功合事雖井田良法何以加焉易曰渙者散也物不可以終渙故受之以節節之爲義蓋取澤上有水君子以制數度議德行者也渙當受之以萃萃不於萃而於節者明乎度數德行固所以聯羣渙者也然則知萃處之利而不知操術以持乎恆久亦不可以萃處矣余既表永清士族推明支系聯屬之故著之於篇若惠元莊劉氏五世同居大青堡龔氏燕氏異姓同居俱事之尤卓異者採其始末撰爲義門列傳爲當世風

音韻六書序

吳蔚光

周君少霞老於文學音韻其一耳近將板行所爲古韻通叶入韻備叶韻學集成輯要通韻叶音小學卮言通叶畧例六書而以示蔚光蔚光昔嘗從事於斯矣竊以爲韻者所以同音也五方之音不同則當各從其所同者以爲同不能強其同者以爲不同亦不必強其不同者以爲同大聖人之作其古者莫如易書夫固無所謂韻也而易之爻繫文言閒多有韻象辭則無不有韻六爻之中連者分者閒者對者且一爻之中上下句相應者錯綜變化自然而然書則賡歌爲詩之祖然如以親九族九族既睦明試以功車服以庸隨舉一二亦皆有韻至詩三百篇則就其各國之音而成使如後世之所謂韻將合十五國而同之矣豈天地自然之音也哉是故

保氏教國子以六書一曰諧聲蓋各國之字義同而音亦同無不諧者也一曰轉注蓋各國之字義同而音不同者轉而後諧乃須注也卽如一易字也有讀若亦有讀若異有讀若挾一書字也有讀若舒有讀若胥有讀若施有讀若許一詩字也有讀若師有讀若著有讀若史有讀若十其方之剛柔燥溼不同則其音之輕重疾徐亦不同謂讀若亦者爲易而謂讀若異挾者非易可乎讀若舒者爲書而讀若胥施許者非書可乎讀若師者爲詩而讀若著史十者非詩可乎此在智者固可以類推矣自韻學浸興而三聲四聲五音兩界二百六部一百六部三十六字母之說亦浸以繁於是胥天下之人第遵用通行韻本而與方音輒岐而不一岐而不一者非天地自然之音也然處千百年後欲火其書而盡廢之非惟有所不能亦有所不可則姑取韻書之近乎古者以爲法夫古音本無所謂通今既有通之名則與其狹也毋甯廣古音本無所謂叶今既有叶之名則與其嚴也毋甯寬通則猶有諧聲之意叶則猶有轉注之意如宋吳棫韻補其殆庶幾少霞所輯多以通叶爲主足以破拘儒之疑解俗士之惑非獨先得我心也已



海峰先生古文序

吳定

自東漢文壞唐宋諸君子迭起振之天下之文始復於古繼諸君子者明惟歸氏震川我朝則方侍郎靈皋及吾師海峰先生先生文章得之天授年二十九學成游京師靈皋侍郎見而驚賞之令其拜於門然而兩人之文各殊所造靈皋善擇取義理於經其所得於文章者義法而已先生迺並其神氣音節盡得之雄奇恣睢驅役百氏其氣之肆波瀾之闊大音調之鏗鏘皆靈皋所不逮嗚呼道德者文章之宗也三代盛時立言者皆立德以明道者也周衰仲尼之徒猶得揚其餘化以牖斯民厥後道德寢微文士彌盛凌夷以及八代則文隨行以靡而天下於是乎大亂韓歐諸賢雖力振之然視古六藝之遺不侔矣間有通曉六藝者文章又或不中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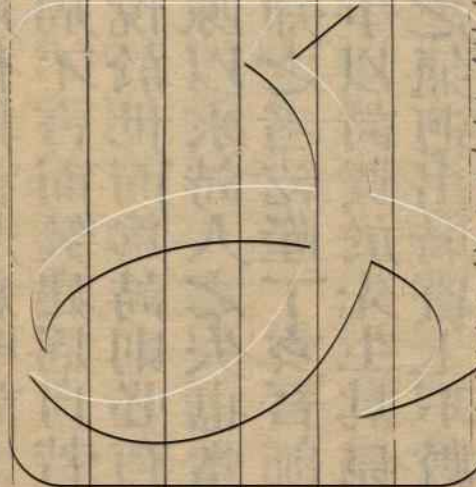
度智有所不備巧有所難兼嬴秦以還天之生材大抵然也韓歐既亡文章之旨復晦荊州唐氏發憤太息至盡欲付之一炬之中吾知不久將漸滅矣以彼其人窮年矻矻非必才不逮學不充徑途失也先生行修於躬其文章不由師傳舉唐宋以來代不數人之業一旦毅然續而配之非天縱之才惡能及此哉先生既師事靈皋靈皋嘗位顯位於朝矣先生雖落落爲博士官以卒而文章實過之卓然爲國朝古文之冠顧竝世之人未必盡喻也定聞和氏之璧不飾以五采隋侯之珠不飾以銀黃待飾而後顯者非物之至美者也待衆人之品題而後知者亦非文之至美者也先生之文希世之珍也百代而下其光必揚其聲價必貴定將以天地產先生之心決之也已

吳建周詩序

吳定

吳君建周家故貧業醫術以治其生而家人常有飢凍之色建周不屑屑也性好爲詩其所居負城面市每風雨擁敝衣冠獨坐意有所得拂袖起舞吟誦之音琅琅門以外冠蓋盈衢揚目視建周不言而笑建周曰若也嘗曰詩以抒情性而已若有意求悅於世而爲詩則必有雕刻粉飾之病而詩亡矣此宋齊梁陳以來詩人之失也當是時建周蓋工詩三十年邑之人無知之者乾隆丁亥吾師海峰先生自黟去官來歙學詩之士爭以詩質於先生其見褒美者或寡獨於建周詩服其老橫之氣迥出時賢上不數月年少英俊咸樂訪建周論詩或且拜於門執弟子禮而建周之詩名遂震耀歙數百里閒其後先生以老歸里予聞造其廬而請益焉因得

縱觀龍眠之山水嘆其雄偉奇麗過江淮而東趨障豫章荆漢而西卻宜其文章之盛冠絕乎當時惜乎建周不得與予共游其地也



律呂古義自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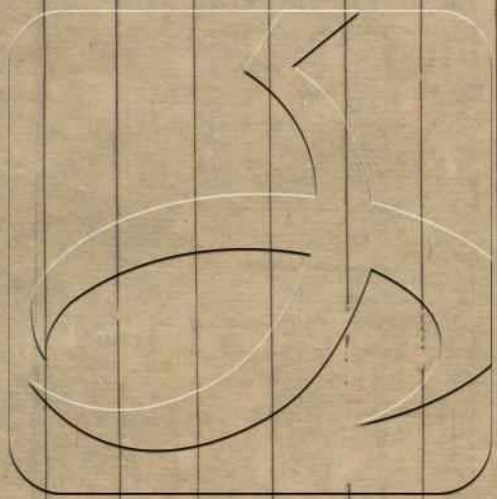
錢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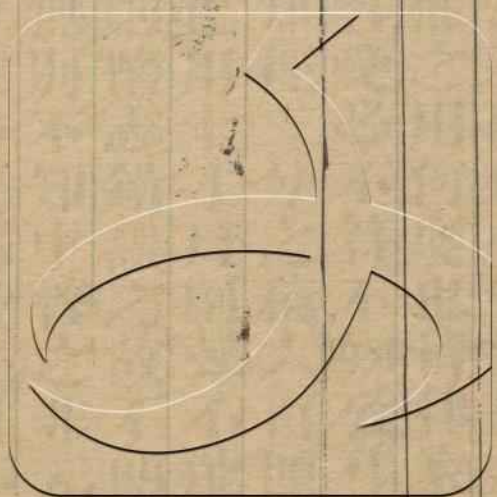
古之律傳而尺不傳律法待尺以為用尺不傳則律不傳矣自荀勗以劉歆銅斛尺為周尺載於史志莫有知其非者予得慮僦銅尺知勗所謂周尺之即漢尺復得周尺知漢尺之非周尺因周尺以求律尺得今車工尺之八寸一分蓋周木八寸尺不可以制律律必用十寸尺即昔人所云夏尺者然則周不能自用其尺制律後人顧必曰周尺哉古律當無異度周必因乎夏商夏商必因唐虞十寸尺之為二帝三王時律尺明矣周尺傳而律尺傳律尺傳而古律已無不傳其愈於用漢尺也不遠乎然予之為此書非徒傳古尺而已兼以明律法焉夫素黍尺之千二百不能實八百十分之管也攷律之不必千二百黍也徑三分之積不盈八百十分也周黼



之非兼用八寸十寸尺也後周玉律至隋而失其本數也雅樂燕樂之調法不同也中管調器之非律呂元聲也校律之用尺積也今權之用何度也皆律家所當知者也不知實管之宜異黍則容受必不符不知攷律之用方龠則黃鐘必非八百十分不知徑三分之積六百四十分則必以方徑爲圓徑不知周誦止用十寸尺則聲不能中黃鐘之宮不知玉律之積數增多則隋志錯誤之故不明不知雅樂燕樂異調則郊廟與房中無別不知中管之非元聲則八音俱乖本律不知校律用尺再乘方則得數必舛不知今權所應之度則不能審古物之應律與否如是而律不可通矣夫言律必求其實用律之數寓於度量權衡而其聲應乎金石絲竹律本無不通故以是數物爲其用通則有法焉卽黃鐘之律是也故

曰爲萬事根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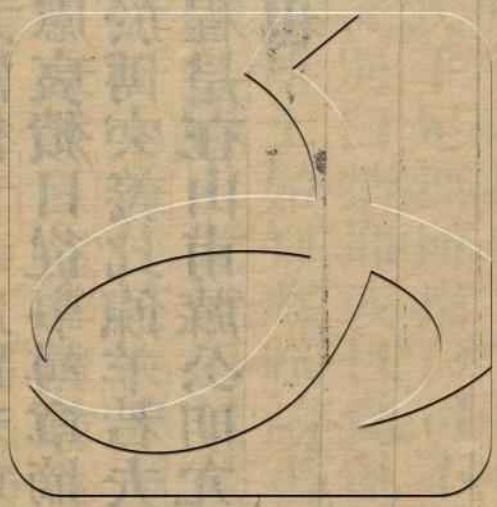
重刻故唐律疏義序

孫星衍

律出於禮書呂刑曰伯夷降典折民惟刑班固以為制禮以  
 止刑今文尚書家說唐虞象刑而民不犯三王始制刑辟荀  
 子不信之然夏刑條目僅見尚書大傳周公寓刑於禮不制  
 刑書則知孔子言道德齊禮謂上古之世善人為邦勝殘去  
 殺未可以疑象刑之說矣秦焚經籍醫律幸存蕭何入關先  
 收律令藝文志載有李子三十二篇即李悝法經其目有六  
 略具唐律蓋蕭何張蒼晁錯于定國及魏晉六朝名臣之所  
 增定也兵法醫學之書皆有淵源律令治體所關豈得不知  
 沿革 國家輯四庫全書唐律疏議入於史部法令 祕府  
 所藏世人罕見偶得元刻本字畫精緻鐫梓傳之附宋提刑  
 洗冤錄於後知檢驗濫觴之有本漢時董仲舒兒寬皆以經

義決疑獄後漢郭躬陳寵世傳法律馬鄭諸儒爲之章句法者天下之平刑律不據經守古則以吏爲師專阿意指三尺之法一傾使民手足無所措有司不通律學則姦吏因緣爲市與文者無從別白禁抑或且變亂舊章損傷元氣是以漢課尉律魏置律博士始知蘇軾讀書不讀律之言非通論也自唐永徽定律已後宋元皆因其故惟明代多有更改又增姦黨一章以陷正士而輕其輕罪重其重罪或言輕罪愈輕則易犯重罪加重則多冤非善政也我朝積德累仁與民休息幾致時雍刑措之治列聖務行寬大之政故有改共盜爲原情免死之條增宮刑代從坐死刑之重今上至仁天錫久道化成特禁雖但從重之文復侵盜準徒之例合於哀矜折獄之義而舞文文致之風漸絕夫不讀唐律不能

知先秦歷代律令因革之宜不足彰聖朝立法之仁折衷之當星衍由翰林改官比部故公相阿文成曾厥例文繁複屬令刪除故司寇胡莊敏公遇疑難之獄手授平議宣布曹司嘗約爲大清律音義蹉跎未就及權臬外臺頗平冤濫年逾五十智慮衰頹日從事尋章摘句之學思刊有用之書以貽同志賢於博奕義比餼羊若夫蠲除刪定而擇近古便民者以爲法程是在山甫蘇公明允之才宣主恩以立明制非愚所及也



震川文鈔序

張士元

震川文集有崑山本常熟本皆不全且為後人所塗乙頗改  
 舊觀最後其曾孫莊出所藏鈔本商訂於虞山而刻之雖亦  
 不免移篇改字之誤然賴有此刻人始得見其大全余生平  
 頗嗜熙甫文獨病其集中閒有應酬率易之作不適於讀也  
 因手錄其尤可法者若干首即用熙甫讀史記之法讀之稍  
 稍加評注焉蓋古今文章自漢氏以來至唐之韓柳始備其  
 格至宋之歐蘇曾王乃盡其變自宋迄元代有作者姚燧牧  
 菴虞集道園尤為一時之傑明正德嘉靖閒唐應德王道思  
 相切劘以古學唐學眉山王學南豐皆大雅之才也而其力  
 與歐曾抗氣追班馬而行之如江漢之發源於岷嶓而滔滔  
 不竭者熙甫一人而已余尤喜其敘事諸文雖世俗瑣事皆

古雅可觀江陰楊文定公嘗言文章要得二南風度如熙甫真可謂得之矣讀之使人喜者忽以悲悲者忽以喜不自知其手舞足蹈而不能已也與熙甫同時人如王元美方以詩震動天下斥熙甫之文爲庸其後乃卒深服之此豈苟然者哉而今之剽竊補綴肥皮厚肉取青媲白而自詡爲工者輒敢薄熙甫爲不足學又元美之徒所竊笑者已是爲序

書李習之平賦書後

張士元

習之平賦之說蓋欲以十取其一平之也豈知後世田賦不可執三代十一之制爲準邪卽如漢法已嘗十五而稅一有時半租則三十而稅一矣兩漢風俗之厚傳世之久遠實基於此若如習之所計度纖悉量取雖桑孔之心計亦不如是之刻也且以其者驗之目中所見一畝之田以水旱不時地力不盡通計之焉能盡得粟一石十畝之田焉能盡以餘地植桑五功一功之蠶取不宜歲度之焉能盡得一匹帛而欲概以十之一百之十取其粟帛可乎文士齋居不知田野民俗之真情而筆之於書足以誤後世君臣之治術此亦如仲長統昌言謂畝收三斛斛取一斗未爲多欲以肥饒之地爲率也觀退之永叔子固及歸熙甫論事根究利害平允通達

豈有此病乎

漢量小唐量稍大然未如今量之大故仲李論田收如此要之於事理終未盡

書王介甫諫官論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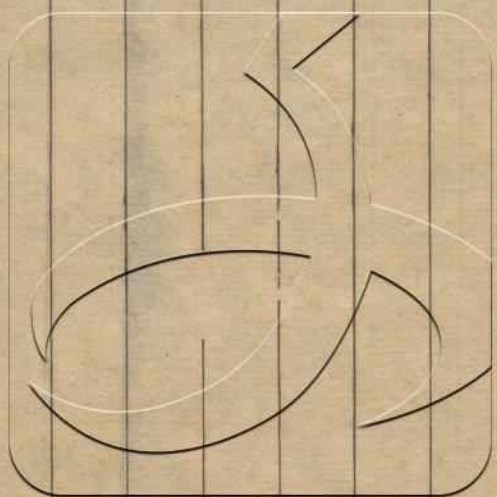
張士元

介甫論諫官以士之位任三公之責而天下國家大小之事無所不當言非先王以貴治賤以賢治不肖之意欲使上下各得其分以幾於古治其論則高矣揆之於治體則非也夫古之官未有專司諫者專司諫始於漢武帝之設諫大夫誠非先王之制也然古之納諫至廣矣官師相規庶人傳語諫固不獨以其官也後世諫諍之路日隘所恃者猶有諫官耳正使公卿至於百工皆稱其職而有諫官亦何害哉坊所以止水水即不為炭不可以舊坊為無所用而去之也不幸公卿至於百工皆失其職則諫官固未必能有為然遂以為無用而廢之是因噎而廢食也且公卿行其事諫官僅以言亦

安見其卑踰尊而名分不正乎蓋其官尚卑使之得言於朝以其可通上下之情耳如謂士不得言事乃上下之道當然則在上者將曰我公卿也於人言何畏哉在下者亦曰我士也於國家何與哉夫天下之患莫患乎上之人惡聞過而下之人不敢言道之使言猶有不肯言者而可以非其分遂欲去其官耶介甫平日以孟子自命斯言蓋本位卑言高之論不知孟子所論位卑言高之罪固謂凡在下位者而非所論於諫官也他日則又曰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孟子所謂言責正後世諫官之任也而介甫以官守為言責因謂官可以言而無用言官亦過矣唐德宗退陸贄而進裴延齡且夕入相陽城率諫臣力爭至欲裂其白麻雖不見聽然卒不相延齡宋嘉祐時仁宗春秋高未有

繼嗣知諫院范鎮司馬光先後疏請建儲始雖不許後終感動策立英宗朝野以安其不卽聽納者爲功已如此其他聽納之效更可知也至謂不得已立諫官當與丞弼俱進於前使事有所失卽時救正不至爭已布之命若唐貞觀之制庶乎其近古此固理之公者也然朝廷已有侍御史之設矣必使諫官與公卿並對則人主所信向者常在公卿而不在諫官諫官於廷論一不合則不可繼言矣且其言事豈皆俟命已布於天下而後爭之哉其命已布而爭之者大臣有以使之也使大臣慮其爭已布之命而謹之於未然此諫官之所以不可無也事有古所無而今有之不失乎先王之意者此類是也惜乎介甫執古義而不深思治體卒以其說亂天下不然以介甫之才又能進賢樂善從容以輔人主不當與韓

范富歐爭烈乎





書東國史略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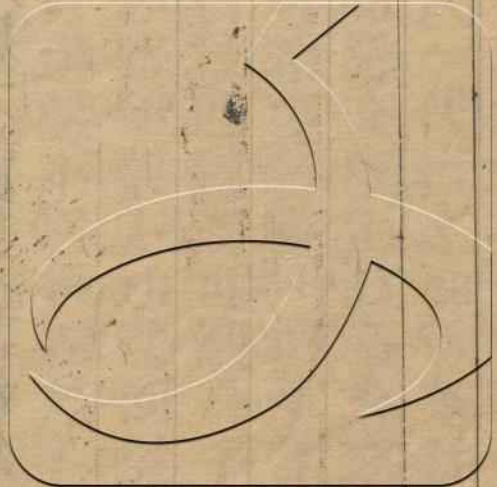
戚學標

東國史略六卷蓋乾隆三十八年閒兩江總督所進波古閣鈔本曲阜孔君淇谷從周林汲太史假錄藏於壽雲簪者也其書始檀君繼箕子繼燕人衛滿當漢初滿迫逐箕準據王險城年代遼遠祇存大略至朴氏昔氏金氏之代興新羅百濟高麗之分合其間事跡具著於編瞭若指掌并隋唐兩代親征遣將渡遼攻伐因之亦得以互證焉而編纂尤詳於王代自梁末帝貞明三年王建破弓裔有國迄明洪武二十五年恭讓王被篡奪上下四百七十餘歲三十二王之事若建官若分道若立政若制科若使中國禦外寇下逮山川謠俗草木魚鳥之屬莫不備紀而論列其是非得失一一斷之於理蓋其國本箕子之教有三代遺風在漢武時爲元菟樂浪



等郡唐雖不能卒有曾於其地置都護府厥後世臣中夏或入覲或遣侍子或選俊秀就學是以人知禮儀俗重衣冠賢才輩出就王氏一代言之如徐弼徐熙父子世爲名臣金富軾富轍兄弟並懋文學至若蔡文之忠義鄭沆之清節崔沖之經術幾幾與諸夏名賢比盛所謂由來者久非一朝夕故其著之於史者較他國獨可觀乃予尤深有取於作者後世史作於本朝必盛稱興王功德而於易代之際興王所誅戮之人必痛斥其過惡不以爲煽惑亡主卽以爲媒孽大臣其抗拒者則謂之不知天命蓋明知盡忠所事不加以罪則興王誅之爲無名故凡亡國之忠臣在新朝紀之未有能得其實者也今成桂父子親弑恭讓而有之鄭夢周李穡皆王氏舊臣爲成桂所誅戮作者身仕李氏不惟於二人無貶詞又

盛稱其忠孝大節始終一心不變則成桂須臾不忘二人必欲翦除可知而其爲得國之非正抑不待言而著矣至稱成桂爲太祖芳遠爲太宗此臣子之體宜然而亦無妄陳功德及附會天人順應之說得不謂海外遺直哉噫其可貴也已



書惜抱軒文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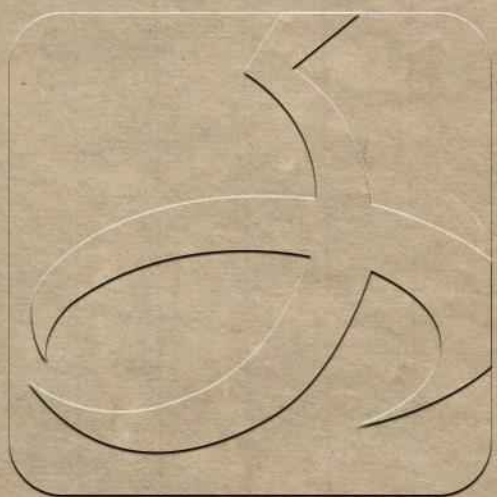
王芑孫

予閒從他處見桐城姚郎中姬傳所爲誌銘雜文雖不多苟一見必把讀五六遍不能去手因思觀其全集訪之士大夫閒不獲也久之始傳得所刻惜抱軒集者觀之其文簡澹而情深翛然有得於性情之際其於古人若明清醖酒之澆而成味焉不獨能載其鄉先生之流風餘緒也暇日偶以其集持示友人王君筠圃筠圃遂別自精鈔一部弄藏之以原刻未有序虛其前屬予題識予於並世諸公獨愛姬傳及建昌魯君絜非之作絜非與予相厚善姬傳至今未識也然予之好其文又過於絜非此事之不可解者而筠圃亦然何爲者耶世人親見揚子雲祿位容貌鮮不忽焉而顧有如予與筠圃兩人者雖祿位容貌又不逮姬傳其傳鈔愛誦無足爲姬

傳輕重要可以見文字有概乎人心之所同然者則不必待其人而後行凡大賢君子或不時出而若予與筠圃其人者世宜不乏然則歐公所謂勤一世以盡心於文字閒者蓋無可悲而如予與筠圃之孤而無與於世者皆不宜中道而遽以自止凡學焉而急世之知世不知則沮且墮焉彼固無所自得者存焉爾其集十卷自書序以後文益驚絕朱竹君一傳尤有史筆云



國朝文錄卷之二十三終



70013794

